



● 覺者之路叢書
● 陳文彬 主編

空中雨花

——
禪的故事



中國旅游出版社

B 246.5

89439

麒麟文库
觉者之路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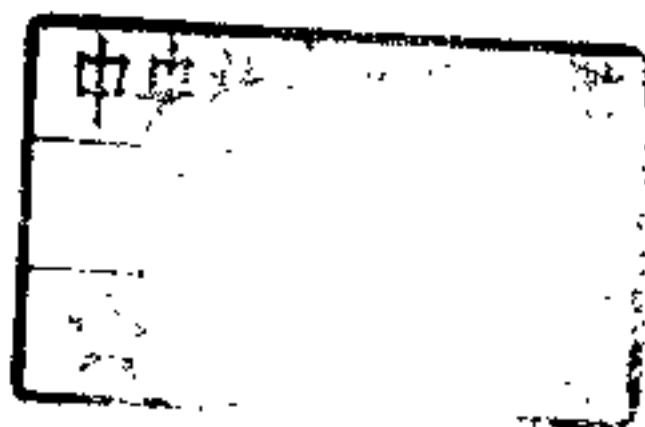


DI30/01

空中雨花

——禅的故事

张觉 刘玉慧 穆紫 编著

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31 号

责任编辑:武冀平

插图绘画:王 蓬

封面绘画:李传琪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**空中雨花:禅的故事/张觉等编著. —北京:中国
旅游出版社,1994. 6**

ISBN 7-5032-1020-6

I. 空… I. 张… II. 禅宗-通俗读物 IV. B946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4200 号

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)

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8

字数:70 千字 印数:3000 册

定价:6.00 元

麒麟文库

《觉者之路丛书》

编委会名单

主 编	陈文彬				
执行主编	林悟道	牟 宏	张培麟		
	唐彦生	吕觉空	文 殊		
编 委	于东生	于是芝	王成府	王来生	
	于雪飞	王燕福	文 殊	宁君浩	
	冯洁涛	邓瑞桢	龙一鸣	丘来喜	
	吕觉空	吕佩芬	李若青	李 军	
	牟 宏	林文生	王如平	林汉城	
	林先敏	林悟道	杨宇新	杨林竹	
	杨振先	沈恣生	张若先	张适喜	
	张安昌	张 玲	罗淀芬	周淑兰	
	孟 伟	赵淑英	赵宝英	胡明辉	
	贺轶春	夏华东	徐伍来	高益友	
	黄志勤	黄光荣	黄森光	谢敏生	
	谢素茹	董作新	焦世俊		

序

浩浩宇宙，茫茫红尘，大千世界，何者为本？古往今来，无数睿智哲人，扪心探寻。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，发愿求悟。老子李聃，著洋洋道德经，叩度函关。庄子鼓盆而歌。孔子见麟而泣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一部人类的历史，也是人探寻自身心灵的历史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人生真谛一旦领悟，其心欣欣然；宇宙妙义一朝会心，胸襟顿然而宽。哲人的智语，是人类思维之树开出的绚丽花朵；觉者的足迹，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宝贵遗产。它的启迪之光照彻今人心地，它的永恒魅力，是响彻未来的空谷足音。

这部丛书定名为觉者之路，其中收集了佛禅、道家、儒理及其他名家大觉大悟的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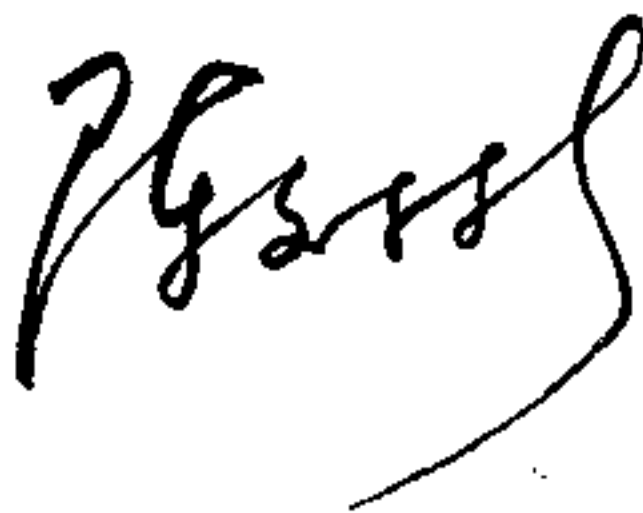
事，含英咀华，受益匪浅。

大道自然，平常心是道，真理是如此平凡而伟大，如此朴素而庄严。

火中白雪，海底红尘，觉者的境界又是这样超凡脱俗，美仑美奂，奇崛雄浑。

唯愿读者诸君，能于这套丛书中感悟生命之奥义，倾听自然之箫声，让心中拥有一方净土，自觉觉他，利益众生，在新的思想高度上，实现人的完善、完美、圆满。

是为序。



目 录

玄觉	2
●一宿觉	2
●劝友人书	5
陆真	9
●鹅儿出瓶	9
石楼	12
●汉国无人	12
齐安	15
●古佛早已过去	15
●一棺两尸	16
●犀牛扇	17
●请和尚做主人	18
惟政	21
●说与不说	21
●房内有客	22
●忽见驴叫	23
智坚	26
●路逢一虎	26
●挖蕨菜	27
慧藏	29
●射鹿与自射	29
●在厨牧牛	31

目录

●免它做什么	32
●抓取虚空	33
宝云	36
●拿什么吃饭?	36
●见僧来便面壁	37
甄叔	40
●庭院鹿	40
金牛和尚	43
●吃饭来!	43
打地和尚	45
●打地示机	45
水潦和尚	48
●当胸一脚	48
襄中	51
●苍天! 苍天!	51
●说与做	52
●大慈识病	54
●般若以何为体	55
普岸	58
●拄杖互打	58
●临济访师	60
智通	63
●尼姑原是女人	63
●举手攀南斗	64
普化和尚	67
●普化唱“打”	67

●普化摇铃	68
●“棒喝”不同	70
●觅去处	71
●贼！贼！	72
●摇铃入棺	73
良遂	77
●自报姓名	77
秘魔岩和尚	80
●木叉叉颈	80
庆诸	83
●触目菩提	84
●心中有物	85
●出门是草	86
●空中一片石	88
●遍世界不曾藏	89
●笏在僧手	91
●懵懂僧人	92
●佛性如虚空	93
●落花随水去	94
仲兴	97
●仲兴做侍者	97
●仲兴省悟	98
●寻找灵骨	100
●仲兴卷帘	102
善会	105
●省悟迷惑人	106

目录

●游鱼自迷·····	107
●老僧坐具·····	108
●宁可赤脚·····	110
●“请打死老僧”·····	111
●勿得雷同世人·····	112
大同·····	116
●卖油翁·····	116
●下雨啦！·····	117
●枯木龙吟·····	118
●金锁未开·····	119
●推倒这老胡人·····	120
道明·····	122
●五百力士抬石头·····	122
●苕帚疙瘩·····	123
●僧人喝叫·····	124
●秀才书法·····	125
●帽子和门扇·····	127
●僧人偷果·····	128
灵观·····	131
●野狐精·····	131
●西院一片地·····	132
●舌头生疮·····	133
石梯和尚·····	135
●吃饭去·····	135
俱胝和尚·····	138
●一指头禅·····	138

感温	143
●蝉蜕示机	143
道膺	145
●道膺认错	146
●天神送饭	147
●从天降下则贫穷	148
●归乡之路	150
●新罗僧	150
●道膺做酱	151
定上座	154
●定上座大悟	154
●赤肉团上真人	155
●抛僧入河	157
从展	160
●见僧数钱	160
●入火不烧	162
●我不患聋	163
弘通	165
●拿病来	165
归仁	167
●灵泉竹	167
●见佛似冤家	168
●东墙打倒西墙	169
●谁家树不春	170
处真	173
●有盐无醋	173

目录

●如何是禅·····	174
●死后当牛去·····	175
深禅师·····	178
●网中跳鱼·····	178
●白鹭黄莺·····	180
一休·····	183
●母亲的遗嘱·····	183
●独来独往·····	185
●死期到了·····	186
●晒活经·····	187
千利休·····	189
●茶人与刺客·····	189
白隐·····	192
●禅师与摔跤手·····	192
●地狱与天堂·····	194
●白隐与私生子·····	195
南隐·····	198
●一杯茶·····	198
契冲·····	200
●不识头衔·····	200
坦山·····	203
●坦山与云升·····	203
●抱女过河·····	204
●临终通知·····	206
峨山·····	207
●距佛不远·····	207

●禅师和军人·····	208
●只管睡去·····	209
桃水·····	212
●桃水与乞丐·····	212
●桃水敬佛·····	214
滴水和尚·····	216
●一滴水·····	216
良宽·····	218
●小偷与月亮·····	218
●良宽劝善·····	219
洪川·····	222
●洪川写字·····	222
山冈铁舟·····	224
●“一切皆空”·····	224
●以剑论禅·····	225
●得庵学剑·····	226
仙崖和尚·····	228
●禅师的祝福·····	228
●夜游学僧·····	229
●仙崖过关·····	231
●采果敬客·····	232
●仙崖劝架·····	233
安积良斋·····	235
●床头女像·····	235
宗旦·····	237
●宗旦惜花·····	237

目录

森田悟由.....	240
●悟由敲钟.....	240
●“没把握”.....	241
后记.....	243



(一宿觉) 玄觉

穷释子，口称贫，实是身贫道不贫。贫则身常披
缕褐，道则心藏无价珍。

——玄觉

【译文】 贫穷的出家人，口中常称自己
贫。实际上是身贫而道不贫。贫只是身上常披
破衣服，道则是心中藏有无价珍宝。

玄觉 唐代禅师，字道明，俗姓戴，永嘉（今浙江省
内）人。少年时与其兄同日出家。初习天台宗，后谒
见六祖慧能，二人应对禅机，心心相印。慧能留玄觉
一宿后玄觉离去，人称其为“一宿觉”和尚，著有《永
嘉集》、《永嘉证道歌》。

一 宿 觉

玄觉初到六祖慧能的法会，振动手中锡

杖，绕六祖法座走了三圈，然后笔直地站着。

六祖说：“作为僧人，行为应当合乎佛门仪则和规范，僧师您从哪里来，竟这样傲慢？”

玄觉说：“生死是大事，变化很迅速。”

六祖说：“那为什么不去领会无生无来的的法旨，了悟无速无慢的道理呢？”

玄觉回答：“领会就是无生无灭，了悟本来无速无慢。

六祖点头称是，当时大众没一个不惊讶的。

玄觉此时才按照礼仪参拜六祖，接着便要告辞，六祖说：“回去得太快了吧？”

玄觉说：“本来便没有动过，怎么谈得上快呢？”

六祖说：“谁知道没有动过？”

玄觉说：“您人为地在分别动过和没有动过。”

六祖说：“你很知道无生无灭的意思。”

玄觉说：“无生无灭难道还有意思吗？”

六祖说：“无意思有意思是誰在分別？”

玄觉说：“分別也不是意思。”

六祖赞叹道：“妙啊！妙啊！小住一宿再走吧。”

玄觉便住了一宿，第二天告辞下山。当时人称为“一宿觉”，意为仅住一宿，便得觉悟。

●生死事大，变化迅速。禅师了悟万事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，便不拘礼节，不去人为将事物区分两边。六祖肯定了玄觉的顿悟，“一宿觉”成为禅林佳话。对佛门“无生无灭”的法旨，我们可能会有相同或不同的看法，但禅师那种由此而表现出的旷达自在的精神风貌，倒确能使我们在面对生死的困扰，面对世间纷繁的变化时，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开阔眼

光和豁达胸襟。诚如玄觉所作《永嘉证道歌》中所言：“几回生，几回死，生死悠悠无定止。自从顿悟了无生，于诸荣辱何忧喜。”

劝友人书

住婺州浦阳县佐溪山的朗禅师给玄觉禅师写来一信，信中说：他自从到了佐溪山，居住山中，心意泰然。但见青松碧沼，明月自生，名花香果，峰鸟衔将，猿啸长吟，远近皆听。每夜锄头当枕，细草为毡。反观世上峥嵘，竞争人我，只觉得安坐山中，心情舒畅极了。

玄觉接信后，给朗禅师回信一封，谈了他对隐居山中的看法。玄觉写道：

山中郁郁长林，巍巍山峰，鸟兽喧闹，水石峥嵘，春夏秋冬，花草随之兴衰，晨昏午夜，云气随之变化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未识道而先居

山，则只能是见山而忘其道。相反，如果先识道而后居山，则会只见道而忘其山。忘山则道性怡神，忘道则山形眩目。因此说，能做到见道忘山，就是处在红尘人间，心中也是寂静安然的，如果是见山忘道者，就是在山中，心也是喧闹不止的。

玄觉更写道：人迷称作失，人悟称作得，得失在于人，与环境的喧闹与安静有什么关系？正如自己不懂得驾船，又怎能去怨河水曲折呢？真正了悟了人生道理，那就能逍遥于山谷，放旷于城镇。身体好像是受拘束的，但内心却是泰然的，肉体生活在人世，而精神则是高超的。

●世人厌倦红尘喧闹，便有出家寻清静之念，似乎远离了红尘，便能摆脱一切烦恼。而玄觉则认为，清净只在自心，关键是了悟做人

的道理。如果本心不静，未悟得正道，即使隐居山中，那山中景物也是喧闹不宁的。在玄觉看来，真正的修行，不在于环境，而在于是否领悟了人生真味。甚至还可以说，玄觉主张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修行，而不是一种企图逃避现实的出世修行。这一点，对于我们修养品德，处事待人，是很有启发的。真正的觉者，并不回避人生，而是投身人生，在人生的长河里搏风击浪，从容行舟。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船。为什么能稳坐？心中自有真理在。



(鵝兒出瓶) 陸亘

陆亘 唐代居士，字崇山，吴地（今江苏苏州一带）人，曾任县丞、太常博士、刺史、观察使等官职。为官多有善政，参南泉普愿禅师而悟道。

鹅儿出瓶

陆亘任宣州刺史时问南泉禅师：“古人在瓶中养了一只鹅。鹅儿渐渐长大，出不了瓶子。如今不得毁坏瓶子，也不得损伤鹅儿，和尚您怎样让鹅儿出瓶？”

南泉唤一声：“陆亘大夫！”陆亘应答了一声。

南泉说：“出来啦！”

陆亘就这样省悟了，当即向南泉敬礼致谢。

●依照常识，鹅儿出瓶的问题是很难回答

的。陆亘偏要问此，也许是考南泉，也许是自己真疑。而南泉依禅师的智光，看出陆亘之所以走不出这死胡同，是把自己的思想、灵性局限在瓶中小天地了。于是叫一声“陆亘！”陆亘在瓶外应答，这就“出来了”，即让思想、灵性摆脱了瓶中小天地的束缚，领悟了真我与宇宙同体的道理。这则故事启示我们，考虑问题，处理事情，要从大处、全盘着力，不要偏于一隅，更不要将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，而应该将自己的思想与生生不息、日日常新的现实生活打成一片，这样才能永远保持思想的敏锐和活力。华君武曾画过一幅漫画：一个人在“左”的瓶中禁锢久了，瓶子打破了，而那人的身体仍保持着瓶子的形状。这大概能从另一个角度启迪我们同样的思考。



(汉国无人) 石楼

石楼 唐代禅师，嗣法于石头希迁禅师，住汾州（今山西汾阳一带）。

汉 国 无 人

石楼禅师这日问一位僧人：“最近离开什么地方？”僧人答：“汉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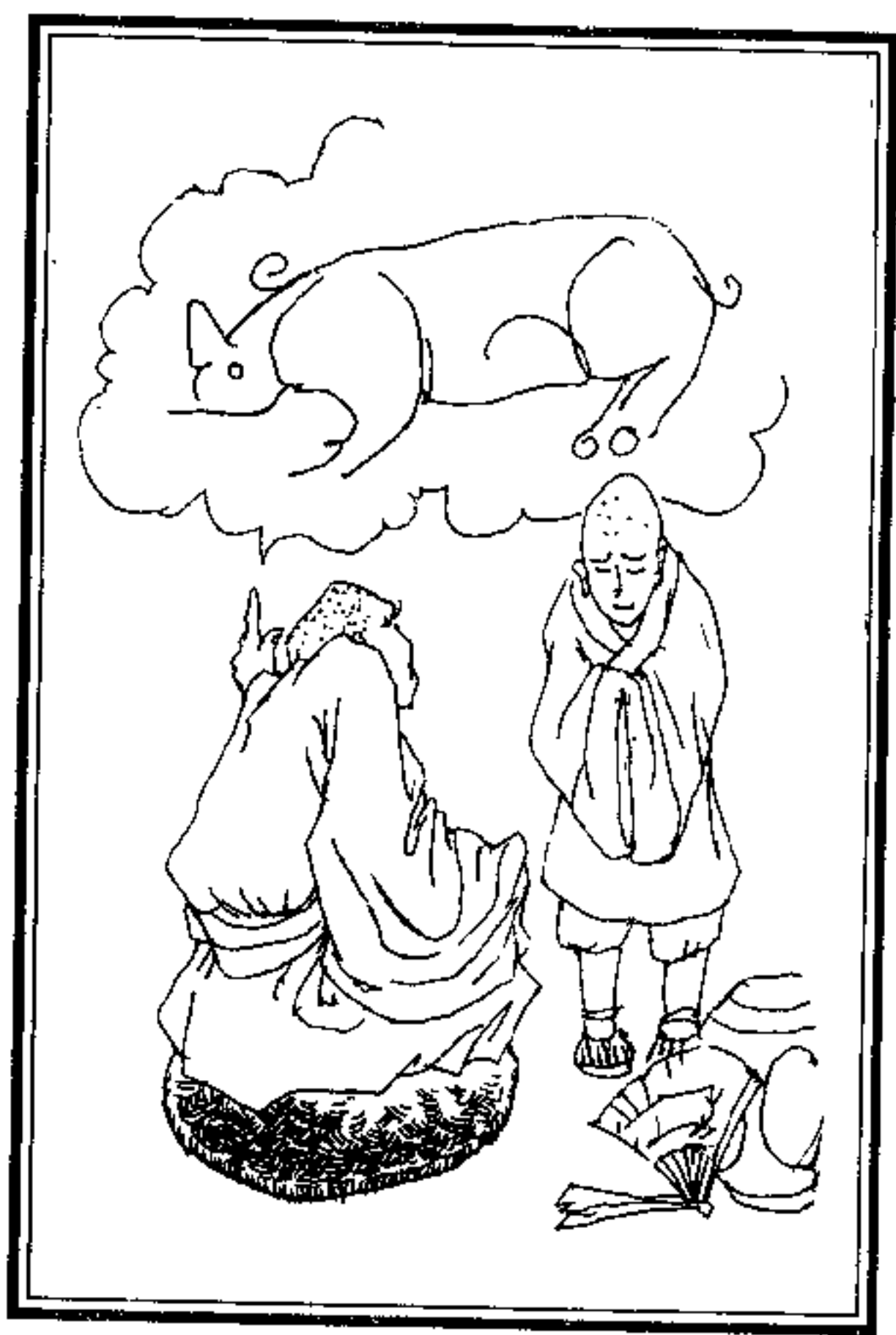
禅师问：“汉国的主人重视佛法吗？”僧人说：“真糟糕！幸好是问着我，如果问到别人就惹祸了。”

禅师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僧人说：“连人都看不到，还有什么佛法可以重视？”

禅师问：“你受戒已经多少年了？”僧人答：“30年。”

禅师说：“好一个连人都看不到！”就责打僧人。

●满目皆人，僧人却眼中无人。万物皆体现佛法，僧人却视而不见，因此，他受责打是必然的。山川树木，花鸟虫鱼，天趣盎然，生机勃勃，无一不体现着自由自在的佛法。市井男女，人来人往，撞着一个，便有佛性，而这只有觉悟之人才能看到。也正是觉悟之人去自觉觉他。不然，满世界去找佛，永远找不到。因为他把佛看成了脱离众生的异端。禅师责打僧人，就是要僧人领悟这个道理。



(犀牛扇) 齐安

齐安 唐代禅师，俗姓李，海门（今江苏省内）人，参见马祖道一禅师而得法，后住杭州盐官（浙江省海宁县）海昌院，故以盐官为号。圆寂时约 90 多岁。

古佛早已过去

一僧人问：“卢舍那佛（即报身佛）是怎样的？”

齐安禅师说：“给我把那个铜净瓶拿来。”僧人就拿来了净瓶。

禅师说：“再拿回原处放着。”那僧人把瓶子放回了原处，又来问前面的问题。

禅师答道：“古佛早已过去啦！”

●禅师们常常用直接的方法来启示禅理，而不是凭靠语言媒介。因为禅的真理就是生命的定相，而生命的意义就是生活，就是活

动，就是实行，而不只是反映而已。一举手，一投足，就有禅在其中。齐安禅师要僧人直接实行动作，以从中领悟禅的生动的韵味。而僧人的心灵尚未成熟到领悟的地步，因而白白放过了“古佛”。禅就是生命的意味，这意味是超越于判断和推理的。它在无序中体现有序，在无目的性中发现某种目的性。这才是活的生命，活的禅，活的佛。

一棺两尸

僧人问大梅禅师：“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旨意？”大梅答：“西来无旨意。”

盐官齐安禅师知道了就说：“一个棺材，两个死尸。”

后来玄妙禅师评价道：“盐官是行家。”

●真理随时而新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达摩祖师在他那个时代，那种个人参验的情况下悟得的“旨意”，已随那时代和他本人皆入棺材而去。不能说达摩自身没有“旨意”，只是这“旨意”在今天已成为陈迹，而需要灌注新的生命和灵气。守着死人的棺材，是会连活人也埋葬掉的。

犀牛扇

齐安禅师唤侍者：“拿犀牛扇子来。”侍者回答：“破了。”

禅师说：“扇子破了，把犀牛给我。”

侍者无言以对。

●犀牛扇究竟是一物，还是二物？禅师以他奇特的方式点明：犀牛与扇，不可分别，扇

破则犀牛也破，扇存则犀牛也存。它们都统一在“犀牛扇”之中。这是禅师看待事物的一种思想方法，目的是要人去除分别之心，达到无碍无障的境界。譬如生死，都统一在“人”之中。人在则生死俱在，人灭则生死俱灭，又为什么要强分生死，贵生贱死，喜生怖死，只承认生不承认死？了悟此点，就过了生死大关，无论生死，均能坦然应对了。

请和尚做主人

法空禅师来，向齐安禅师请教佛经中的各项义旨。齐安一一作了回答，然后叹道：“自你来后，我总没有做成个主人。”

法空说：“那就请和尚做主人吧。”

齐安说：“今天晚了，暂且回房中安歇，明天再来。”法空便离去了。

第二天，齐安让一小和尚请法空禅师。法空来了，齐安回头看小和尚说：“咳！这小和尚不懂事。让请法空禅师来，却请个经堂的看守人。”法空无语应对。

❶法空只知寻经觅义，齐安也受此牵累。故批评法空，也批评自己未得做主人。禅宗主张自作主人，不依傍外物。如果只知捧书本为圣旨，无异于经堂看守，还是奴仆相。人贵有自己的独立见解，读书看经，要牵著书的鼻子走，这才是主人。



(忽见驴叫) 惟政

惟政 唐代禅师，嗣法于马祖道一禅师，住洪州（今江西南昌一带）百丈山。

说与不说

惟政问南泉：“各地得道高僧，有没有不说给人听的法呢？”南泉答：“有”。惟政问：“是怎样的？”南泉答：“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”

惟政说：“这样的话，就说给人听啦。”

南泉说：“我是这样认为，和尚您的看法怎样？”

惟政说：“我又不是得道高僧，怎知道有说和不说的法？”

南泉请求道：“我不领会，请和尚说。”

惟政回答：“我已经竭力地给你说过啦！”

●佛法或禅理，只有具有高度悟性的人才

可体会，一旦说出，即成为“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”的别的什么东西。佛法在说与不说之上，它超越了语言。语言是表达表层意识的工具，而佛法（自性）属于人的深层意识，用语言表达佛法（自性），等于认贼作父。有一故事说：一僧人问慧林慈复禅师：“当一个人感觉到而说不出，他像什么？”禅师答：“他像哑巴吃蜜。”僧又问：“当一个人并没有感觉到却谈得有声有色，他像什么？”禅师答：“他像鹦鹉叫人。”这正是知道的不能讲，讲的不知道，所以领悟到的和说出来的绝不一样。

房内有客

有一个老僧看见阳光透过窗户，就问惟政禅师：“究竟是窗子靠向太阳，还是太阳靠向窗子？”

禅师说：“长老的房里有客人，回去吧！”

●有人思考问题，常常会像老僧那样强作分别，钻进牛角尖，结果把简单的事也给弄复杂了。对这种人的这种提问，我们也只能如禅师那样回答：“回去吧！”

忽见驴叫

惟政禅师进京城，在路上看见一官人在吃饭。这时忽然有一头毛驴叫起来。官人招呼道：“头陀！”

禅师抬起头，那官人却用手指指驴。禅师便指指官人。

●官人想侮辱禅师，而禅师指官人，意并不在侮辱，而是认为万物平等，凡圣无别，官

人与驴，在自然的本体上并无分别。这是一种了悟了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”的佛理后达到的一种广泛的平等意识。在这种平等观前，还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？



(路逢一虎) 智坚

智坚 唐代禅师，嗣法于马祖道一禅师，住池州（今安徽贵池一带）杉山。

路逢一虎

当初，智坚和归宗、南泉二禅师一起外出云游，在途中，碰见一只老虎，他们便各自从虎边过了。

事后，南泉问归宗：“刚才见虎像个什么？”

归宗说：“像个猫儿。”

归宗又问智坚。智坚说：“像条小狗。”

又问南泉，南泉说：“我见是个老虎。”

●老虎像什么？像个猫儿，像个小狗，其言甚壮，却与事实不符。唯有南泉老老实实答：“我见是个老虎。”不夸大，也不缩小，实事求是。

是。做事、看问题，应有这种是一说一，是二说二的老实精神。智坚也许从中会得些启发吧。

挖 蕨 菜

一次寺院集体劳动挖蕨菜，南泉拿起一根蕨菜，说：“这个最适合用来供养众僧。”

智坚说：“莫说这个，就是百味珍馐，他也不希罕。”

南泉说：“虽然是这样，不过每一个都须尝过才能知道。”

●蕨菜好不好吃？须尝过才知。莫道已尝过百味珍馐，就“这一个”，你不尝，便不知其味。神农尝百草，李时珍尝百草，如果都满足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，又怎能发现新品种、新药源？



(射鹿与自射) 慧藏

慧藏 唐代禅师，抚州（今江西省内）人，本为猎人，经马祖道一禅师启发，省悟出家，后住石巩山，世称石巩和尚。学徒参问，他常用弓箭拟示禅机。

射鹿与自射

慧藏本以打猎为生。这天他追赶一只鹿经过马祖庵前，遇见马祖，便问：“你看见有鹿跑过去了吗？”

马祖反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慧藏说：“打猎的人。”

马祖又问：“你懂得射箭吗？”慧藏答：“懂得。”

马祖问：“你一箭能射几个？”慧藏答：“能射一个。”马祖便说：“你不懂射箭。”

慧藏问：“和尚懂得射箭吗？”马祖说：“懂得。”慧藏问：“你一箭能射几个？”马祖答：“我

一箭能射一群。”

慧藏说：“彼此都是生命，你怎么忍心射一群？”

马祖说：“你既然知道这点，又为什么不射？”

慧藏说：“你要我自射，但没有下手处。”

马祖便说道：“你无始劫以来的无明烦恼，今天都算断绝了。”

慧藏便抛下弓箭，出家为僧。

●慧藏由射鹿转为自射，表明了他的觉悟，这种觉悟是一种顿悟，所谓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。屠刀是指习染，断除了习染，便马上成佛。但这种顿悟，是长久的精神的斗争和困惑后的一种解脱。慧藏一直想放下“屠刀”，因为他已认识到“彼此都是生命”，但从射鹿转向自射，他却“无下手处”。只是经马祖点拨，

他才顿时觉悟，抛下了弓箭。此时的慧藏，已是新我换旧我，而这是经过一番“大死”才觉悟到的。看来是几句简捷的问答，实则内心的冲突与最后的解脱，经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。我们要去除身上的习气习心，必须要有这种“大死一番”的决心和勇气，这才能彻底地复活，犹如火中凤凰，经烈火而再生。

在厨牧牛

一天慧藏在厨房干活。马祖来了，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慧藏答：“牧牛。”

马祖问：“怎么牧牛？”

慧藏说：“只要它一进草地，我便猛拉牛鼻将它拽回。”

马祖说：“你这是真牧牛。”

慧藏心有所悟。

●慧藏未悟之前，经过了痛苦的内心斗争。悟道以后，仍时时警惕习染再生，心性放纵。如同牧牛，一发现牛入草中，便猛力拉回。人的修养也应如此。不是一朝悟道，便一劳永逸，而是要时刻警觉，防微杜渐，才能保持修养的成果，不断进步。

免它做什么？

有僧人问：“怎样才能免除生死？”

慧藏禅师答：“免它做什么？”

僧人仍然问：“怎么样免除？”

禅师说：“那就不生死。”

●生死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过程。要免生

死，就索性不生死，那就连人也免了。人自空而生，死了又归空而去，了悟这点，便不惧生死。生，就踏踏实实，抓紧时间作人，死，就轻轻松松，安然而去，又免它作什么？这才是达观者的生死观。

抓取虚空

慧藏问西堂：“你会抓虚空吗？”

西堂答：“能抓。”

慧藏问：“怎么样抓？”西堂就用手抓握虚空。

慧藏说：“你不会抓。”西堂反问：“师兄怎样抓？”

慧藏抓住西堂的鼻子就拉，西堂痛得叫起来，说：“死命拽拉，鼻子都要拉掉了。”

慧藏说：“必须这样抓虚空才行。”

●抓取虚空，意为领悟佛的空无的真理。这种空无，是对世界本质的一种内心体悟，是对人的思维活动的一种全新开拓。其微妙之旨，难以用惯常的语言表述，难于用惯常的思维方式得到。于是禅师便用一个十分奇特的举动：拉鼻子直到拉得西堂疼痛大叫。用这方法来接引西堂，让他起疑拉鼻子怎么就是抓虚空，疑到头，疑破了，心中自然会有对虚空的全新感受。这就是禅的独特的领悟真理的方法。非如此，是永难达到禅的境界的。



(见僧来便面壁) 宝云

宝云 唐代禅师，从马祖道一禅师得法，住池州（今安徽省贵池一带）鲁祖山，故以鲁祖为号。

拿什么吃饭？

有僧人问：“什么是不言之言？”

宝云禅师说：“你的嘴巴在哪里？”

僧人说：“没有嘴巴。”

禅师问：“用什么吃饭？”

僧人无话对答。

●所谓不言之言，是种不能用语言表述的内心感受、体验或悟境，它不是用嘴巴说的，而是用心“说”的，要你去体会、领悟。陶渊明诗曰：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”陶渊明从大自然的景色中领悟到一种人生真意，这种真意就是“不言之言”。

言”。僧人认为“不言之言”就是没有嘴巴，就是闭口不说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

见僧来便面壁

宝云禅师平时看到僧人进来，就面对墙壁。

●宝云禅师如此做，可能是想让僧人自己去面壁参悟，而不要东问西问，胡生妄想，入了迷途。对宝云面壁，后来的一些禅师有赞同的，也有不赞同的。有的认为这种做法不能启发僧徒，有人认为这只是“放”，而不懂得“收”，也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。不管众禅师如何看待，宝云自有他接引学人的道理。释迦牟尼菩提树下静悟七七四十九日，智光顿耀。达摩洞中面壁九年，彻悟正道。面壁

者，示学人身陷思维困境中，非得剔除杂念，专心证悟，超越寻常思维，方能破壁而出，见一全新世界。“面壁十年图破壁”，无论你是陷入何种困境，只须坚韧己心，从正面想，从反面想，从不正不反面想，从不想之中想，充分开发你的心智潜能，你便能得到解脱之路，超越之路。正是：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！



(庭院鹿) 甄叔

甄叔 唐代禅师。初习儒家典籍，壮年出家，于马祖道一禅师处得法，后住袁州（今江西省宜春一带）阳岐山。

庭 院 鹿

禅月问：“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？”

甄叔禅师托起数珠，禅月不知如何应对。

禅师问：“领会吗？”禅月答：“不领会。”

禅师说：“我曾经参见过石头（禅师）。”禅

月问：“看见石头得到什么意旨？”

禅师指着庭院里的鹿，问：“领会吗？”禅月答：“不领会。”

禅师说：“它得到了自由。”

●佛法意旨与数珠之间，有什么联系？没有联系！那么禅师托起数珠，又是为了什么？

就是要启示禅月，不要依惯常的逻辑思维去推知佛法，而是要从这种惯常思维的窠臼里解脱出来，在不可解处得到解答。禅师指鹿，则是进一步启发禅明；佛法的要旨是在让人得到自由自在，或者说解放人的精神世界。处处想不通，悟不了，索性不这么想，不这么悟，而是另辟蹊径，开拓思维的新天地，这就会一通百通，一悟百悟，如奔跑之鹿，得大自由。



(吃饭来) 金牛和尚

金牛和尚 唐代禅僧，嗣法马祖道一禅师，住镇州（今河北省正定县一带）。

吃 饭 来！

金牛和尚常常亲自做饭，侍奉众僧，到开饭的时候，抬着饭桶来到当堂，和尚跳着舞，呵呵大笑，叫道：“菩萨子，吃饭来！”

●这是一个快乐无忧的和尚，不视作饭送饭为苦事，手足舞之，呵呵大笑，视众僧为“菩萨子”。这是一位彻底摆脱了烦恼的觉者。禅是实际的智慧，是达观的人生，是坦荡的心胸，是供养众人的善意。我们何不也做一个这样的快乐佛呢？



(打地示机) 打地和尚

打地和尚 唐代禅僧，得法于马祖道一禅师，住忻州（今山西忻县一带）。一直隐姓埋名，因以打地接引学人，故人称打地和尚。

打地示机

打地和尚自从领悟禅旨后，一直隐姓埋名。凡有学道者来询问，只是用棒敲打地面，以此示意，当时称他为打地和尚。

有一次，僧人把他的棒藏了起来，然后提问，和尚只是张开嘴巴而已。

僧人便问和尚的弟子：“每次有人提问，和尚就敲打地面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弟子就从灶膛里取出一片柴，丢在锅里。

●和尚面对学道者询问，只是用棒打地，找不到棒，便张口而已，总之，是以一种不可

解的方式来回答僧人，其目的也正在于告诉僧人：向外发问寻觅，终不会有答案。答案何在？还得反求诸己心，靠自悟、自觉。弟子将灶中柴扔进锅里，也是指僧人提问问的不是地方。柴只能归灶里，又怎能归锅里？对于不可言说的禅悟，禅师们就是这样采用奇特的动作或悖理的行为，来克服不可言说的困难，达到启发学人的目的。



(当胸一脚) 水潦和尚

水潦和尚 唐代禅僧，得法于马祖道一禅师，住洪州（今江西省南昌市一带）。

当胸一脚

水潦和尚当初第一次参见马祖时问：“什么是祖师西来准确的旨意？”

马祖说：“先礼拜！”

水潦才跪下叩拜，马祖便当胸一脚，把他踢倒。

水潦大悟了，爬起来拍着手，呵呵大笑，说：“真奇怪！真奇怪！许许多多的禅定妙义，只从一根毫毛的尖头上，就认识了它们的根本来源。”于是礼谢马祖，退下去了。

后来，他住持洪州一寺院，常对众僧人说：“自从让马祖踹一脚，直到如今笑不休。”

●禅师们常常采用直接的方法来启迪学人，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，禅悟是如电光石火一般的東西，禅应当在它活动的时刻当场捉住，正如生命，必须一气呵成，不得迟疑。不容思虑，不许也不能修正。这种直接法或直指人心法，有时是相当激烈或粗暴的。当头一棒，当胸一脚，在施者，是严肃的事情，在被施者，也是认真的事情。一棒之下，“打”出临济义玄的顿悟，一脚之下，“踢”出水潦和尚的大悟。这是禅的特色，它比起温和的按部就班的推理、推断、论证来，也许更能迅捷地能摸到真理的手指。



(苍天, 苍天) 寰中

寰中 唐代禅师，俗姓卢，蒲坂（今山西省永济县）人。少年时丧母，于并州（今山西太原一带）童子寺出家，后参见百丈怀海禅师而得法。先后住南岳常乐寺和杭州大慈山，故以大慈为号。后武宗废佛教，寰中穿俗人短衣隐居，大中年（859）重新剃发归寺。咸通三年（862）归寂，唐僖宗谥号性空大师。

苍天！苍天！

寰中来到南岳常乐寺，在山顶上搭起一座茅庵。有一天南泉普愿禅师来访，问寰中：“怎样才是庵中的主人？”

寰中喊道：“苍天！苍天！”

南泉又问：“苍天暂且别说，怎样才是庵中主人？”寰中回答：“能领会就当即领会，别唠叨！”南泉拂袖而去。

●禅是富于生命的活力的，它不依逻辑推理而表现，它更常常是以生命的冲动形式而表现。面对南泉的提问，寰中高声呼喊：“苍天！苍天！”便是这种冲动的表现。也许苍天代表着虚空，庵中之人即是虚空。也许它只是一声呼喊，无任何字面的意义，却充满着生命，是活的语言，南泉尚不能当即领会这种大胆直露的生命的显示，他拂袖而去，而“苍天”的呼喊，震彻山谷，这难道不是真正的“庵中主人”，宇宙主人的呼喊？

说与做

洞山问寰中门下的一位僧人：“寰中禅师有什么言语？”

僧人回答：“他有时对大众说：能说一丈，不如去做一尺；能说一尺，不如去做一寸。”

洞山说：“我不这样说。”

僧人说：“怎样说呢？”

洞山说：“去说不能做的，去做不能说的。”

●“能说一丈，不如去做一尺；能说一尺，不如去做一寸。”襄中这话有一定的道理，但在洞山看来，这还不彻底，应是“去说不能做的，去做不能说的”。因为凡能说的，皆落入寻常知解，等于“不能做”，即不能真正悟道。而要做的，即悟道，又是语言难以指述的。禅师的工作，便是去做这“不能说”的，在常人的思维世界里，另辟新境界，以丰富和提高人的精神生活。

大慈识病

寰中禅师住持杭州大慈山，上堂说：“山僧不懂得回答问题，只会认识病。”

当时有一僧人走出来，禅师便回到方丈去了。

后来玄妙禅师评道：“暂不说大慈寰中禅师识不识病，且看这僧人出来是病不是病？如果说是有病，那他每日里就难以行走。如果说不是病，他又出来干什么？”

●寰中说会识病，僧人便站出来，等于承认自己有病；但如真有病，又不可能站出来。禅师就是这样，只用一句话，便窥见了僧人的病；他的心中是迷乱的，有病无病，并不自明。禅师转身回方丈，等于让僧人反省：自己到底

有病没病？病根是什么？禅师就是如此接引学人，启发学人，让他从自身的错失中觉悟惊醒。

般若以何为体

赵州从谗禅师问：“般若（——佛教最高智慧）以何为体？”

寰中答：“般若以何为体。”

赵州大笑而出。

第二天，赵州正在扫地，寰中问：“般若以何为体？”

赵州放下扫帚，拍手大笑，寰中便回方丈去了。

●我们也许有这种体验：当我们站在高山面前高声喊：“你——是——谁？”高山则发出

回声：“你——是——谁？”如果我们再喊：“我——是——我！”回声则也道：“我——是——我！”也许我们只觉得此种现象有趣，但也许我们会在轰然的回声应答中，在短暂的瞬间产生一种感觉，不像是我在发问，而是高山在发问，高山与我，浑为一体，我们似乎心有所悟，领略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辽远、深邃与空阔。禅师们应对禅机，也常用这种回声式的方法。这是一种智者间的对话，借助语言的重复，但在重复中又有了新的内容。除非我们也达到这种智者的境界，否则我们便无法去理解其中的禅性或悟境。体会这种回声中的禅理，乃是一门伟大微妙的艺术，赵州体会到了，所以他才能如此开怀大笑。



(拄杖互打) 普岸

大道虚旷，常一真心。善恶莫思，神清物表。随缘饮啄，更复何为。

——普岸

【译文】 大道真理，虚无旷渺，永恒如一，归于真心。善恶都不要着意思虑，在万物现象之上保持精神清净。顺遂自然，平常度日，除此之外，又有什么可做的呢？

普岸 唐代禅师，洪州（今江西南昌一带）人，参百丈怀海禅师得法。后听说天台山胜景，便在天台结茅而居，当地建平田禅院，普岸为住持。

拄杖互打

一僧人来参谒普岸禅师，禅师便打了僧人一拄杖。

那僧人上前来抓住拄杖。普岸说：“老僧刚才太冒失了。”那僧人便打了普岸禅师一拄杖。禅师说：“行家！行家！”

僧人向禅师礼拜，禅师抓住他说：“是你这僧冒失。”僧人大笑。普岸禅师说：“这个僧今日大败了！”

●僧人来参谒，必是悟道过程中有解不开的难题要来求证。禅师打一拄杖，意在使其在杖下醒悟，而这僧人回打禅师，禅师以为他已悟得禅机，故赞道“行家”！而僧人又来礼拜，说明他还杖只是表面功夫，内心并未领悟棒喝的禅意，故禅师说僧人“大败了”。可见，同是棒喝，却有实质不同。僧人的杖打，只是邯郸学步，东施效颦。现实生活中，这种效颦之举屡见不鲜，而这正是做学问、做人的大忌。

临济访师

临济义玄禅师去拜访普岸禅师。走到路口，见一大嫂正在使牛耕田。临济便问：“到平田的路怎么走？”大嫂打牛一棒，说：“这畜生到处走，到这里路也不认识。”

临济又问：“我问你到平田的路怎么走？”大嫂说：“这畜生5岁了还使唤不得。”

临济心中暗想：“欲观面前人，先看他所为，这大嫂有抽钉拔楔之意。”

等见到普岸禅师，禅师问：“你见我嫂子没有？”临济说：“已领教了。”

普岸就问：“最近离开什么地方？”临济说：“江西黄檗禅师处。”

普岸说：“我就知道你见过行家了。”

临济说：“我特来礼拜和尚您。”

普岸说：“已经相见了。”

临济说：“宾主之礼，应该三拜。”

普岸说：“既然是宾主之礼，那就礼拜吧。”

●临济未见普岸，先遇普岸大嫂。大嫂明为说牛，暗含说临济，欲与临济应对禅机，而临济不明此理，故受到大嫂讥讽。从这则故事，可看出禅是如何普遍存在，使牛耕田，也有哲理在其中。细心之人，当经常于此等平凡琐事中细心体会，定会悟得人生真谛。



(尼姑原是女人) 智通

智通 唐代禅师，从归宗智常禅师学法，后住山西省五台山法华寺，自称大禅佛。

尼姑原是女人

有一次，智通去参加归宗智常禅师的法会。一天，夜深人静，智通忽然大声叫喊起来：“我大悟了！我大悟了！”众僧人都被这喊声吓了一跳。

第二天归宗讲法时问：“昨天夜里喊叫大悟的僧人站出来。”

智通站了出来说：“就是我。”

归宗问：“你看出了什么道理，就说大悟了？说给我们大家听听。”

智通说：“尼姑原来是女人。”

归宗感到很奇特。智通于是告辞归宗禅师走了。

● 尼姑原是女人，说明智通确实领悟了禅的特点：普通、平常。不要把佛法禅机想得多么神秘，多么深不可测，其实它就存在于我们眼前、身边，就是那么简单明白。而简单的真理，许多人为妄见所蔽，反看不明白。这种事例还少吗？

举手攀南斗

智通告辞归宗，归宗送到门外，为他提着斗笠。智通接过斗笠，戴在头上就走，头也不回一下。

智通后来居住五台山法华寺，临终时作了一首偈诗：

“举手攀南斗，

回身倚北辰。

出头天外看，
谁是我般人？”

● 智通了悟真理，自我与自然合为一体，便成为顶天立地之人。偈诗中讲：举手摸到南极星斗，转身倚靠北极星辰，这还是在“天”的范围内活动。而“出头天外看”，便已超出了天地的范围。这样的巨人，超越了时空，在常人所见“天”之外，窥到了更为广阔的自由境界，这是禅的理想，也是禅的现实。



(普化摇铃) 普化和尚

普化和尚 唐代禅僧，曾师事盘山宝积禅师。盘山圆寂后，便在北方云游，狂放不羁，见人不分高下，都摇手中铃一下，时称普化和尚，住镇州（今河北正定县），与临济义玄禅师多有来往。

普化唱“打”

普化和尚在北方行脚化缘，有时在城镇，有时在墓地，常摇手中铃唱道：“明处来，明处打。暗处来，暗处打。四面八方来，旋风打。虚空来，连架打。”

一天，临济禅师教僧徒抓住普化和尚，问：“总不这么来时怎么样？”

普化推开僧徒说：“来日大悲院里有斋饭。”

僧徒回来将情况讲给临济，临济说：“我从来都怀疑着这家伙。”

●“德山棒，临济喝”，是临济宗开悟学人的看家法宝，而普化则对此早心领神会，而且“打”得更彻底，更威风凛凛。“打”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，“打”去了迷妄，便云开雾散见青天，了然洞见自家面目，那时便好大悲院里吃斋饭。临济“怀疑着这汉”，是夸赞，是不信？不得而知，但二人之间的因缘便由此结下，生出许多佳话。

普化摇铃

普化见人，无论是谁，都要摇铃一下。有时干脆将铃放在人耳边摇。有时他还拍拍对方的背，那人若回头，他便伸手道：“给我一文钱！”只要讨得吃的，哪怕不是吃饭时间，他也照吃不误。

一次，普化乘夜色进临济院吃生菜。临济说：“这家伙简直像一头驴。”普化便学驴叫。临济对值事僧说：“细细给拌些草料。”普化便喜孜孜地说：“四处人不认识我，只有临济的一只眼，到处为人开。”

● 普化的行为，在常人看来，近似疯颠，但在疯颠的外表下，却藏着一颗大智慧大自由的心。他逢人必摇铃，意在警诫世人。肚子饿了，便吃生菜。你说我是驴，我便作驴鸣。万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难道做“驴”就低人三分不成？他感叹知音难遇，所以赞临济一只眼，到处为人开，这一位忘却形骸，任运自然的游方僧，本人就是一只铃铎，警醒着沉迷的俗世。

“棒喝”不同

这天，普化和尚见官府马步使出行，手下人在前喝叫开道。普化便迎上去，也大声喝叫，并拉开相扑的架式。

马步使见疯僧挡路，大怒，令手下人打了普化五棒。

普化笑道：“像倒是像，说是却不是。”

● 马步使也用“棒喝”，喝叫开道，棒打和尚，但那只是耀武扬威，虚张声势，恫吓百姓，这与禅宗的以慈悲度人，棒喝开悟完全是两回事。普化幽默地说：“像倒是像，说是却不是，”真是一针见血。

觅 去 处

普化和尚曾在街巷里摇铃唱道：“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想找个去处何处寻？”

这时道吾禅师遇见他，便拉住普化问：“你打算去什么地方？”

和尚反问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

道吾一时语塞。普化甩手便走了。

● 据说，古希腊神庙前有一碑，碑上写着：“从何而来？往何而去？”这个关于人与世界的来去的问题，一直是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。普化摇铃唱歌，也是在苦思着这个千古之谜。道吾问和尚去处，和尚反问道吾来处，道吾因本身就不明白，故答不上来。依佛家说，人与世界，无生无灭，无往无来。人寄居人世，只是因

缘和合，一旦散去，便归于空。所以，欲找到去处，实在是费力劳神的蠢举。悟了这点，便能不执着于生死之来去，而能踏踏实实，度过此生。

贼！贼！

临济禅师这日与河阳、木塔二长老同在僧堂坐，正说到普化和尚每日里在街上疯疯颠颠，不知他是凡是圣？这时，普化忽然闯进来。

临济便问普化：“你是凡人还是圣人？”

普化说：“你说呢？”

临济便大喝一声。

普化手指着三人说：“河阳长老就像新媳妇儿，木塔长老是老婆婆，只有临济这小家伙，还长着一只眼。”

临济说：“这贼。”

普化说：“贼！贼！”便出去了。

● 禅宗是超越凡圣的，认为凡圣一如，凡与圣是平等的，不可分别。因为一分别，或则使人自卑自贱，失去心即是佛的信念；或则使人妄自尊大，轻视他人，不平等待人，与佛普度众生的教义相违背。普化听三人议论凡圣，便批评了他们，认为河阳、木塔尚未领悟禅的这一思想，由于临济大喝，表明已悟，所以他单单肯定了临济。临济骂普化是贼，普化反骂。这里，因为去了凡圣之别，所以骂，即是谢，即是赞，禅师们的语言，就是这样奇特。

摇铃入棺

唐咸通年初(860)，普化忽然进城对人

说：“请施舍我一件长袍。”有人给他棉袄，或皮衣，他都不要，摇铃而去。

临济禅师知道了，便派人送给普化一口棺材。普化笑道：“临济这小家伙真好管闲事。”便接受了。于是向众人告辞，说：“普化明天要到东门去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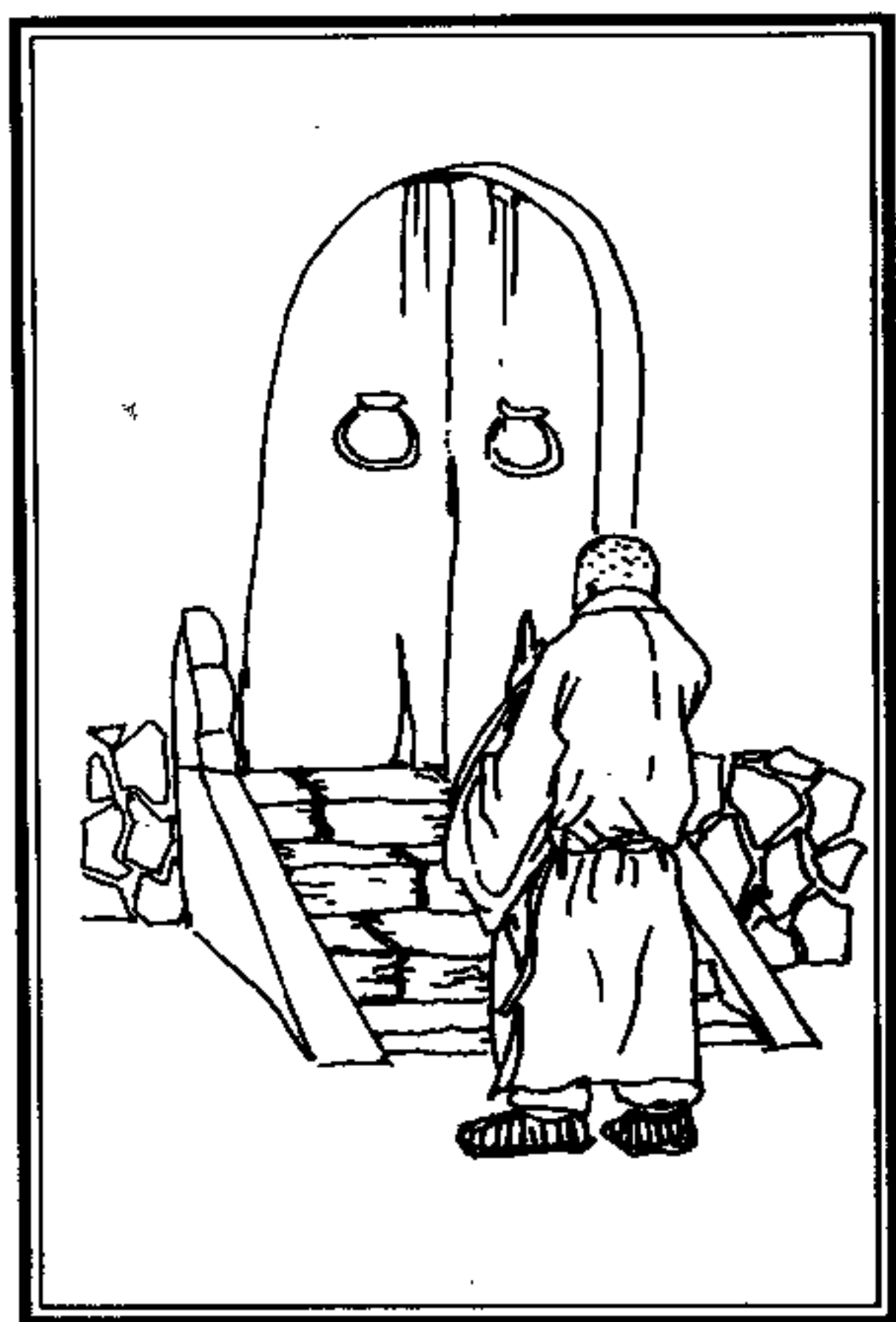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城里人都来为普化送行，一直送出了城。普化高声说道：“今天葬不吉利。明天吧，明天到南门死。”

第三天，人们又跟随而去。普化又说：“明天到西门去死，才吉利。”

这样，送普化的人越来越少，人们都认为普化在说疯话，不再理会。

到了第四天，普化和尚自己扛着棺材出了北门，摇着铃，躺进棺材，便闭目而亡。城中人奔跑出城，打开棺材盖，已不见普化，只能听到那铃声在空中渐去渐远。

● 普化之死，是他追求的禅的真理的一次生动体现，他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，从容而亡，静静而化，没有大悲哀、大慷慨、大激动，有的只是一种审美式的恬静与幽远，正同空中铃声，渐去渐远。人要达到这种精神境界，将是一种何等愉悦的事。那才是诗意的生，诗意的死。



(自报姓名) 良遂

良遂 唐代禅师，得法于麻谷宝彻禅师，住寿州（今安徽寿县一带）。

自报姓名

良遂去参见麻谷禅师，麻谷看见他来，就拿起锄头去锄草。良遂跟到锄草的地方，麻谷看也不看他，就回到方丈，关上了门。

第二天良遂又去，麻谷仍然把门关上。良遂就敲门，麻谷问：“谁？”回答：“良遂。”刚称报名字，良遂忽然领悟了，说：“和尚别欺瞒我，我如果不来礼拜和尚，差一点要被佛教经论蒙骗一辈子。”麻谷就开门相见。

良遂回到讲舍后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知道的，我都知道。我所知道的，你们不知道。”

● 良遂参见，麻谷两次让他吃闭门羹。良

遂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。正觉悟无门时，一声自报姓名，突然发现了自我，觉悟之门就这样打开了。这正是禅林中常用的接引学人的方法，逼你无路可走，才有可能杀出一条生路。禅悟的体验正类似俗语所说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没有吃闭门羹、踏破铁鞋的长期求索，也不会有豁然醒悟的结果，那种只想舒舒服服地从他人口中得到现成答案的想法，于事业、于工作、于学问都是有害无益的。



(木叉叉颈) 秘魔岩和尚

秘魔岩和尚 唐代禅僧，求法于永泰灵湫禅师，住五台山。

木叉叉颈

五台山上的秘魔岩和尚，经常手拿一根木叉，一看见有僧人来礼拜，就叉住他的头颈说：“哪个魔鬼教你出家的？哪个魔鬼教你行脚的？答出了死在叉下，答不出也死在叉下。快说！快说！”学徒很少有能够应对的。

法眼代拟答语说：“饶命！”法灯代拟应对：“只对他伸长脖颈。”玄觉代拟答语说：“老人家放下叉子算啦！”

● 禅以悟为始，以悟为终，没有悟，便没有禅。正如某位禅师讲的：“悟是禅的尺度。”而这种悟的获得，在秘魔岩看来，非得有大震荡，大刺激，才能从日常的经验中彻底翻转过

来，那种平平和和的静坐修禅，是很难达到这种迅如雷电的收效的。木叉叉颈，就是这样一种大震荡，让僧人猛然惊醒觉悟。当然，只有那些已经经过了长期的精神探求和困惑的人，才可能在这种大震荡下幡然惊悟。一般人没有这种事前的苦寻经历，所以木叉对他们也就失去了作用。



(笏在僧手) 庆诸

汝等诸人自有本分事，不用驰求，无你是非处，
无你咬嚼处。一代时教，整理时人脚手。

——庆诸

【译文】 你们诸位自有本分之事，不用四处奔求，无你论是论非之处，也无你咬文嚼字之处。一代禅宗，要使世人觉悟正道。

庆诸 唐代禅师，俗姓陈，江西人，少年出家曾在汾山灵祐禅师门下学法，后来参拜道吾宗智禅师为师。得法后一度云游在长沙一带。由洞山良价禅师推举为石霜山寺主持。庆诸在石霜山二十年间，学众有长坐不卧的，天下称为枯木众。唐僖宗闻师道誉，赐紫衣，师坚辞不受。唐光启四年（888）圆寂，享寿八十一岁。圆寂后被尊称为普寂大师。

触目菩提

庆诸去参见道吾禅师，问：“什么叫作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菩提智慧？”

道吾叫唤：“沙弥！”沙弥应答。道吾吩咐：“给净瓶添水。”然后再问庆诸：“你刚才问什么？”庆诸重复前面的问题，道吾就起身离开。庆诸从此觉悟了。

● 菩提智慧无处不在。沙弥给净瓶添水，悟者从这一日常小事中便能见出智慧。庆诸专注于提问，却忽略了眼前，道吾便起身离去。庆诸这才觉悟。对于有心之人，如果想获得智慧，不可放过眼前琐碎小事、平凡景物。相传大书法家张旭，因偶观蛇行草中，又遇挑夫争道，从而获得灵感，成就狂草。可见，菩提

智慧，触目皆有，就看我们是否能做个有心之人。

心中有物

道吾禅师有一天将众僧聚在一起说：“我犯病了，就要去世了，然而却觉得心中有事，很长时间不舒服，谁能为我除掉这块心病？”

庆诸说：“其实心和物都是空的，想除掉心中物的这种想法更有害。”

道吾不禁说：“贤明啊！贤明啊！”

● 佛家讲究心无挂碍，旷达处世。道吾出题考众人，庆诸的回答充满哲理，受到道吾称赞。这则故事，类似于“杯弓蛇影”的寓言，而佛家的认识更为彻底，“心物俱非，除之益患”，是要人彻底放下因袭的精神负担，还空

无的本来面目。有了这种空无观，心中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

出门是草

庆诸禅师出师后，在湖南长沙一带云游，早出晚归，行踪很没有规律。

一次，有个洞山门下的僧人来到长沙，庆诸问他：“洞山和尚有什么话告示众僧吗？”

僧人答道：“夏至以后，洞山和尚说：‘秋初夏末，兄弟们有的去东，有的去西，必须往万里无寸草的地方去。’过了会儿又说：‘请问万里无寸草的地方该怎样去呢？’”

庆诸问：“有人回答吗？”

僧人答：“没有。”

庆诸说：“为什么不回答：出门就是草？”

僧人回去后就告诉了洞山禅师这件事。

洞山禅师说：“这是能聚集一千五百名僧徒的高僧的话。”

因为这件事，庆诸禅师的道法被人发现了，好像米熟香飘一般，众人便请庆诸住持寺院。

● 禅语里的“革”，常有喻指俗世习染的意思。洞山要众人去无革处，是要众人断绝俗习，以见本性，而庆诸说“出门便是革”，是说心一动念头，便会迷了本性，即是乖舛。因为，欲断俗习的念头就是俗习。庆诸的看法比洞山深了一层，因此得到洞山表扬。在彻底的禅者看来，觉悟是要直见本性，而不是雕琢修饰，本性是空，见了这个本性，什么俗习，什么圣德，人便都不会去粘着，只是本本色色地去做人，去顺应自然，与宇宙一体，那才是真自由，真自在，也是真智慧。这才是心灵的完全

解放。

空中一片石

一僧人问：“什么是祖师西来的意旨？”

庆诸禅师回答：“空中一片石头。”

僧人就礼拜。庆诸问：“领会吗？”僧人说：“不领会。”

庆诸禅师说：“幸好你不领会，如果领会就打破了你的头。”

● 禅师启迪学生，不是给他现成的答案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所谓“现成的答案”是没有的，各人参悟不同，所得答案也自有深浅广狭之别，而且这答案又非语言所能表述。但他又必须给予接引，这就促使禅师们各运机智，设计方便机关来引学生入门。对这个“祖师西来

意旨”的问询，庆诸的接引话头是“空中一片石”。这是一个常识无法理解的形象。禅的意思，也正是要学生意识到这种单凭常识理解的困难，而去开发心智，另辟蹊径，而禅或者说佛，就是这种心智的开发，或曰觉悟。因此，禅师说：“幸好你不领会”，如果你以常识领会了，就把活的话头领会死了，那空中的石头就会摔下来打破你的头。对禅师们的这种接引的话头，应该如此看，不然，指实了，以常识、字面意义去领会，或者根本无法理解，或者就给庸俗化了、阉割了。

遍世界不曾藏

庆诸禅师在方丈内坐，僧人在窗外问：
“咫尺之间为什么看不到老师尊颜？”

庆诸回答：“遍世界不曾藏。”

僧人后来问雪峰禅师：“庆诸禅师说‘遍世界不曾藏’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雪峰禅师回答：“什么地方不是石霜（庆诸）？”

庆诸听说后说：“这老汉太性急了。”

雪峰听后说：“这是老僧罪过。”

● 万物皆有佛性，我也有佛性，故“我”也遍于世界，什么地方没有“我”？这里体现的，是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，消除了我他分别的一种体悟。觉者看待“我”，早已突破了躯壳小我的局限，那日月星辰、山水风云，无一不是“我”的存在，“我”的外延，“我”的内涵。这样，他能够具有云水胸襟、宽广目光和博爱慈悲情怀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笏在僧手

朝廷裴相公来拜见庆诸禅师。禅师拿起裴相公上朝时用的笏板，问：“这东西在皇帝手中就是圭，在官员手中就是笏，在老僧手中该叫做什么？”

裴相公无言回答。禅师便把笏板留下了。

● 禅师认为万物虽有不同名分，本性却是一个。譬如笏，无论在皇帝手中、官员手中、僧人手中，它的本性并无区别。而世人却认名分不认本性，以为笏在皇帝手便至尊，在官员手便权威，在僧人手则无用。这都是逐名而背实。禅师问笏，也含有人皆平等之意。笏说穿了只是一块板，人们又为什么要跪拜在它面前呢？

惜 懂 僧 人

庆诸禅师问一僧人：“最近去什么地方了？”

僧人说：“悟道去了。”

禅师便在地上划了一划，说：“你急忙忙地来，还悟得这个吗？”

僧人说：“悟不得。”

禅师说：“你身上的僧衣这么厚，为什么却悟不了这个？”

僧人说：“我僧衣虽厚，怎奈悟不了这个。”

禅师说：“这样的话，七佛出世也救不了你。”

僧人说：“说什么七佛，就是千佛出世也救不了我。”

禅师摇头：“太不开窍了。”

僧人说：“那有什么办法？”

禅师便道：“到僧堂参禅去吧！”

僧人答应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●这是禅门中的一则小小喜剧。悟性高超的禅师碰上了一个根机迟钝的学生，他不但不能领会禅师的禅机，还自作聪明地“发挥”禅师的话，让人哭笑不得。有些人，别看“僧衣”厚，实则是徒有其表。恰如一副对子中讲的：“山间竹笋，嘴尖皮厚腹中空。”

佛性如虚空

有人问：“佛性如虚空，对吗？”

庆诸禅师说：“卧时就有，坐时则无。”

● 佛性如虚空，但这虚空不是绝对的“无”，它是有无的统一，既是有又是无。卧时就有，坐时则无。睡卧时，全部念头放下，身心放松，适性自然，这就是佛性的体现。坐着时，意识清醒，千思百虑，拘谨如缚，这就没有了佛性。禅师要说明的，大概就是这个吧。

落花随水去

有人问：“什么是佛法大意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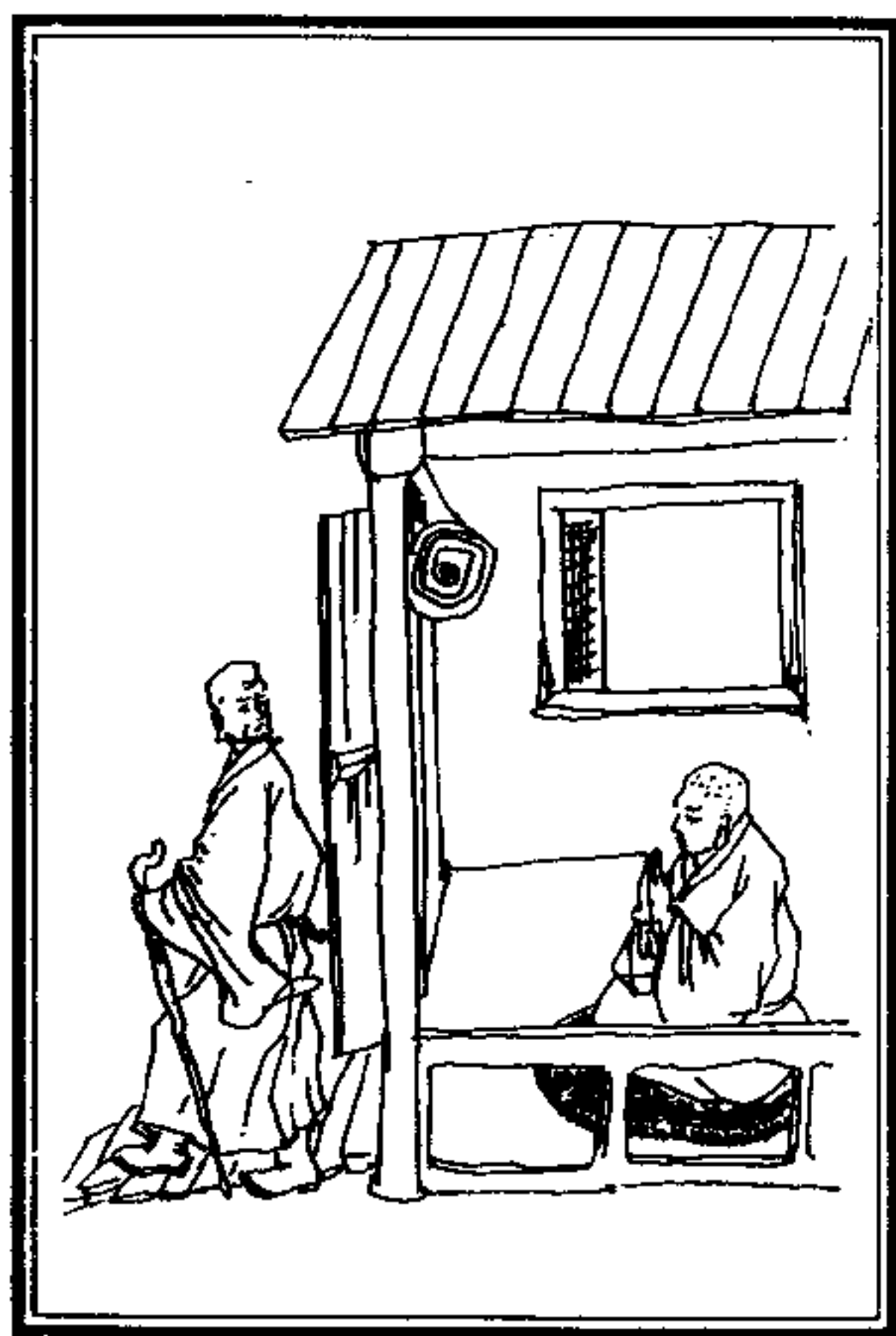
庆诸禅师答：“落花随水去。”

又问：“意旨如何？”

答：“修竹引风来。”

● 禅师们经常喜欢用大自然的景色来表达佛的真理。自然景观中的那种和谐、纯真、淡远和诗意的美，正是佛的超功利、无思虑的

境界。落花随水，修竹引风，禅师欣赏着大自然时，便与大自然合为了一体。他的情感、意绪、心境在大自然的陶冶中得到净化，从而得到一种禅的神学领悟。



(仲兴卷帘) 仲兴

仲兴 唐代禅师，学法于道吾宗智禅师，住潭州（今湖南长沙一带）渐源。

仲兴做侍者

仲兴在道吾禅师身边做侍者。这天他给道吾倒茶。道吾端起茶杯说：“是斜是正？”

仲兴拱手作礼，走上前来，看着老师。

道吾说：“斜则总斜，正则总正。”

仲兴说：“我不这么说。”

道吾说：“你怎么样？”

仲兴从禅师手中夺过茶杯，端起说：“是斜是正？”

道吾禅师说：“你没白当我的侍者。”仲兴便礼拜。

● 茶杯的斜正，人世的邪正，在佛门看来，

都是心中有了分别之念才有的。佛法就是要去除人心中的邪正分别之念，使之归于一体，即无邪无正，自然如一。这样便能断却烦恼，进入万法一如、自在自由的禅境。道吾考察仲兴，故意将分别之念再予强调，而仲兴则夺过茶杯，反问“是斜是正”，表现了他的不同见解。在这里，显示了禅宗的一种学风：无论是禅师还是侍者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，可以互相否定、批评。这是一种民主的学风。而这与佛门的平等观是一致的。我敬师，我更敬真理，我敬真理，正是敬师。这才是理想的学生。

仲兴省悟

一天，仲兴随着道吾禅师到施主家去吊丧，仲兴摸着棺材问道：“生呢，还是死呢？”

道吾答：“生也不说，死也不说。”仲兴问：

“为什么不说不说？”道吾答：“不说，不说。”

回来的途中，仲兴说：“和尚今天必须对我说。如果不说，就要打和尚了。”道吾说：“要打听便，就是不说。”仲兴真的打了和尚。

回到寺院后，道吾说：“你还是离开这里吧，恐怕寺院的管事僧知道了有所不便。”于是仲兴礼拜告辞，隐居在乡村寺院。

三年之后，偶然听到小和尚念《观音经》，念到“应该由僧人之身得到度脱的就示现为僧人”一句时，忽然彻底省悟。于是焚香遥拜说：“如今终于确知先师的遗言并非无的放矢。我自己不领会，却责怨先师。先师去世后，只有石霜（庆诸）师兄是嫡系法嗣，他定能为我证明的。”就去拜访石霜。

石霜见到他就问：“以前你打先师的那个机缘领会了没有？”仲兴起身向前走了几步说：“先请和尚说句转语。”石霜说：“不是说了

吗：生也不说，死也不说。”于是仲兴就叙述了在乡村寺院领悟的机缘。随即又礼拜石霜先师，设下斋席忏悔过错。

● 仲兴可谓直率之人，当他听老师“生也不说，死也不说”时，未能悟出话中之意，还以为老师真的不说，求知心切，竟动手打老师。三年后省悟了，十分懊悔，真诚地忏悔错误。这种求学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。在佛家看来，人无生无死，所以既不说生，也不说死，生是自然而来，死是自然而去，来来去去，本性不变。这是教人以达观的态度应对生死大事，有其积极的一面。

寻找灵骨

这天，仲兴拿着锹来到石霜师兄处，在法

堂上从东面走到西面，从西面走到东面。

石霜问：“干什么？”仲兴回答：“寻找先师的灵骨。”

石霜说：“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。找什么先师灵骨？”仲兴说：“正好使力气。”石霜说：“这里针也扎不进，使什么力气！”

仲兴就把锹搁在肩上出去了。后来太原孚上座代拟答语：“先师灵骨还在哩。”

● 仲兴寻找先师灵骨，是要勘验石霜的禅悟。石霜说：“这里针也扎不进”，是说自己禅机严密，恪守着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的意旨。仲兴显然对此应答表示满意，故扛锹而去。

仲兴卷帘

一天，宝盖和尚来访。仲兴便卷起竹帘，在方丈内坐好。宝盖和尚见了仲兴，便放下竹帘，回到客房去。

仲兴让侍者传话说：“长老远来不容易，但还是隔着一条河。”

宝盖闻言，捉住侍者，打了一掌。侍者说：“不用打我，有方丈仲兴禅师呢。”宝盖说：“正因为有方丈，老汉才打你。”

侍者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仲兴，仲兴说：“还是隔着河呢。”

● 仲兴卷帘，是向宝盖和尚示意：我这里心扉洞开，你看吧，空无所有。宝盖和尚却不领会，他做了一个放帘动作。这动作与卷帘看

似对应，却不含禅机，因此仲兴说他“尚隔一条河”，宝盖打侍者，仍是不切禅意，仍得不到仲兴的首肯。可见，宝盖只是学到了一些皮毛在胡乱支用。仲兴卷帘，意味深长。它寓意着心无一物，虚心坦荡，也寓意着赤诚待人，光明磊落。我们也应做这样一个心怀坦白的人。所谓“见人未抛一片心，话到嘴边留三分”，这是世俗的作为，它只能给人际交往中带来猜疑、隔阂，互不信任，尔虞我诈。把你心灵的“竹帘”卷起吧，这才能吐纳百川，包容宇宙。



(请打死老僧) 善会

明明无悟法，悟法却迷人。长舒两脚睡，无伪亦无真。

——善会

【译文】 真理明明白白，没有什么求悟方法。谈论所谓求悟方法，只能迷惑学人。就像人舒展两腿睡觉，无拘无束，自然适性，无所谓伪也无所谓真。

善会 唐代禅师，俗姓廖，广州人，幼时出家，先住润州鹤林，后听道吾宗旨禅师劝说，赴华亭（今上海市松江县）参谒船子德诚禅师而得法。唐咸通十一年（870年）于澧州（今湖南澧县一带）夹山创立大同院，居之十余年。唐中和元年（881）圆寂，享寿七十六岁，谥号传明大师。

省悟迷惑人

有僧人问：“以前就有禅宗祖师旨意和佛教意旨，和尚这里为什么说没有？”

善会禅师回答：“三年不吃饭，眼前无饥人。”

僧人问：“既然无饥人，我为什么不能省悟？”

禅师答：“就因为省悟将你迷惑了。”

● 善会在一次上堂时讲：“从有祖师以来，人们都领会错了，都把佛和祖师的语句作为众人学习的典范，这就成了没有智慧的人。”善会说：没有可以修成的佛，也没有可以获取的道。人如果走了想省悟的念头，反倒会迷惑了自己。三年不吃饭也不饿，是因为自身充

足，如果自身不充足，那只能向外觅食寻饭。而悟道正是自证自悟，求得自身充足。那种欲通过学习佛祖语句来省悟的人，是永不会省悟的。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迷惑，譬如生死之义要靠自己认识，难道还能指望佛或祖师代替你的生死？

游 鱼 自 迷

僧人问：“什么是道？”

善会禅师回答：“满眼阳光，万里不挂一片云。”

僧人又问：“怎样才能领悟？”

禅师答：“清静之水，游鱼自迷。”

● 什么是道？或者说，什么是真理？真理不是圣人的语句，不是没生命的神像泥胎，不是

脱离现实世界的虚幻的光环。它活生生，鲜亮亮，如溢目的阳光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它，但它又没有固定的模式，具体的形状，如万里长空，不挂一片云。它是大自然和人生的韵律，歌唱着却没有声音，你只有用心仔细听，才能听到。这种“心听”就是参悟，就是领会。真理如清静之水，它是这样的清澈，可以称得上是“空无”，但它又确实存在，游鱼发现不了这水，只是因为它自己迷惑，视而不见。所以，只有去掉蔽障心灵的种种杂物，包括试图寻找真理之水的念头，那才能找到真理——因为你自己就是在真理之中，或者真理就在你的心中。

老僧坐具

有人问：“佛教和祖师的意旨，和尚您为

什么不许人问？”

善会禅师答：“这些是老僧坐具。”

这人问：“那您用什么方法显示给人？”

善会答：“虚空没有挂针之路，你徒费认线功夫。”

● 在禅师看来，被一些人奉为圭臬的佛、祖旨意是没有的，要说有，也只是指给人一条入门的途径要探寻，还得向自己内心去寻找。就像僧人身下的坐具，给你提供了坐下来禅修的用具，但坐具并不是意旨本身。禅师从来不会给学生现成的答案，他能给学生显示的，只是“没有”二字。学生要从什么也没有的老师处找答案，就像拿着线向不存在的针穿去，只能是白费功夫。那怎么办呢？只有一条路，向自身去寻找，这就是禅师们所一再倡导的自证的方法。

宁可赤脚

善会禅师上堂说：“平日里老僧说，目睹释迦牟尼，只是如同一片黄叶。佛教经典只是老僧坐具，祖师玄旨是破草鞋，宁可赤脚不穿最好。”

● 佛经中有“黄叶止啼”的典故，是说父母为哄小孩不哭，便拿片黄叶给小孩，骗他这是黄金。小孩信以为真，果然不哭。等到大了，自然知道黄叶不是黄金，还了黄叶真面目。禅师把释迦牟尼看作是一片黄叶，也是指神圣的佛只是引人求悟真理的一种权宜手段，一旦得了真理，那也就没必要再去奉佛若神明了。禅师更把禅宗祖师的所谓意旨看作是破草鞋，认为还是光脚不穿为好，就是反对迷信祖

师，要人扔掉拐杖，独立思考，独立悟求真理。指释迦牟尼为黄叶，指祖师玄旨为破草鞋，只有真心理解了佛和祖师的禅师，才能有这种看似褻渎的清醒认识。禅师的话对今人解放思想，破除迷信不是大有裨益吗？

“请打死老僧”

一天，一僧人问：“和尚您曾说过，二十年住夹山，没有举过禅宗门里的事例，是这样吗？”

善会答：“是的。”

这僧人便上前掀倒了禅床。禅师便离去了。

第二天集体劳动时，禅师挖了一个坑，让侍者把昨日那僧人请来，说：“老僧二十年只说了些没什么意义的话。今天请你打死老僧，

埋在这坑里。如不打死老僧，那你就自己打死自己，埋在这坑里吧。”

这僧人转身跑回僧堂，收拾了行装便悄悄溜走了。

● 祥师紧守自己的教学方法，让僧人自悟自证，决不迁就，为的是怕误人子弟，引人入歧途。而僧人中有不理解祥师这番苦心的。祥师便自掘坑，请僧人处置。僧人心知自己错了，便悄悄溜走了。从这则故事中，可见祥宗坚持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，经过了多么激烈的矛盾。善会祥师坚持原则，严肃认真的师表风范，值得我们钦佩。

勿得雷同世人

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，善会禅师叫来

主事僧，说：“我和众僧讲说禅理好多年了，佛法的微妙，各人都应有所自知。我现在天命已尽，要幻化而去，你们要多多保重，就和我仍在你们身边一样，千万不要与世人雷同，徒然地生出悲哀惆怅。”

说罢，安然地逝去了。众僧为他在松山树立了灵塔。

● 禅师将死，遗言语重心长。他特别告诫众僧，不要学世人俗套，在人死时悲愁哭号。这表现了禅师对死亡的一种平静从容态度。后来的禅师提出，对死亡须作三种无常思维。第一，思维死不可避免，人总是要死的，就能对世间的财色名利等淡泊处之。第二，思维死无定期，修行人应具有今日或明日必死的观念，这样就会抓紧分秒，珍惜时间，努力奋进。第三，思维死时什么都带不去，除开自己所作

的善恶业之外，因此亲友哀恸，不但无益，反而扰乱将死者的心境，损伤活人的健康。如果大办丧事，铺张浪费，那就更没有意义了。常做这三种思维，至少可减轻贪恋，乐观处世。



(卖油翁) 大同

大同 唐代禅师，俗姓刘，舒州怀宁（今安徽省潜山县）人，少小出家，后参翠微无学禅师而得法，住家乡投子山，因以投子为法号。

卖 油 翁

有一天，赵州从谔和尚来到桐城县，大同（投子）禅师也正好出山，途中相遇而不相识。赵州向俗家人士暗中打听，知道是投子，就迎上去问道：“大概是投子山主吧？”大同说：“茶盐钱求您给一个！”赵州就先到庵中坐着。

过了会儿，大同提着一瓶油回庵了。赵州说：“很久向往投子，来到这里只见着个卖油翁！”大同说：“你只看见卖油翁，却不认识投子。”赵州问：“投子是怎样的？”大同提起油瓶说：“油！油！”

● 投子即是卖油翁，卖油翁即是投子，这里无凡无圣，无僧无俗，只有一个平平常常的“我”。这体现了禅师对人的本性的认识。人，无论他的身份、地位如何变化，都要保持自己的本性。如果“人一阔，脸就变”，“人一穷，志就短”，那就是迷失了本性，就是人的异化，禅宗要人明了的就是这一点。

下 雨 啦！

有人问：“古人说，一种法能普遍地滋润一切群生。请问什么是一种法？”

大同禅师回答：“下雨啦！”

● 禅师的回答，似乎只是对“滋润一切群生”的一种复述、一种回应，好像什么也没回答。但其实，这正是一种回答，是将“球”踢回

去，让真理的追求者直接体会他提的问题中包含的真理，如果对方是具有悟性的人，他将会从这种回应或重复中得到启示，从而悟得真理。有一种投掷玩具，叫“飞去来”，投手将它扔出去，它飞一圈仍回到原处。它的归点和出发点看来没变，但已有实质不同，因为归点已不再是出发点，而是经过了飞翔，而投手也就在这种看似没有变化的实质变化中，寻到了它的乐趣。

枯木龙吟

有人问：“枯木还能发出龙吟声吗？”

大同禅师答：“我说骷髅还能发出狮子吼呢。”

曹山本寂禅师曾有诗：“枯木龙吟真见

道，骷髅无识眼初明。”上面的问答，即从曹山诗来。枯木能龙吟，骷髅能作狮子吼，这是禅宗中“枯木禅”的看法。“枯木禅”的目的，在于心如死灰，灭尽妄念，如同大死一番，然后大彻大悟，求得精神的新生，真心的妙用。达摩面壁九年，形如槁木，心如死灰，而一段真悟却从中发生，终作出龙吟狮子吼。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修养功夫，没有彻底的自我否定的精神，是做不到的。

金锁未开

有人问：“金锁未开时怎么办？”

大同禅师答：“开！”

有时问题的解答，就在问题之中。提出了问题，也就同时提出了解答。金锁未开怎么

办？那就开吧，心里的疙瘩解不开怎么办？那就解吧。这简单的道理，世人却常常不明白。

推倒这老胡人

有人问：“释迦牟尼佛说：‘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’怎样才是我？”

大同禅师回答：“推倒这老胡人，有什么罪过？”

● 据说释迦牟尼出生时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说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这故事表达了佛教重视自我、自信、自尊的信念，禅师要学人“推倒这老胡人”，也正是倡导这种自信、自尊的精神。



(五百力士抬石头) 道明

道明 唐代禅师，俗姓陈，世称陈尊宿，系南朝陈皇室后代。参黄檗希运禅师而得法，住睦州（今浙江建德一带）开元寺。之前曾一度隐居，以编织蒲鞋养母，故有陈蒲鞋之号。九十八岁时圆寂。

五百力士抬石头

一日，道明禅师问座主：“座主讲什么经？”座主回答：“讲《涅槃经》。道明说：“那我问一段禅义可以吗？”座主说：“可以。”

道明便举脚向空中踢去，又吹了一吹，然后问：“这是什么禅义？”

座主说：“经中没有这个禅义。”

道明说：“真是个说谎汉。这是五百力士抬石头，怎么说没有呢？”

● 这位座主是一个“本本主义者”，离了经

书这个“本本”，便不能解答任何问题。禅师踢脚吹气，说这是“五百力士抬石头”，也许只是自家杜撰，不过他反对单纯依赖经书，主张向实际生活觅取禅义的意思，却是很清楚的。

苕帚疙瘩

有僧人问：“不礼释迦，不拜弥勒佛时怎么样？”

道明禅师说：“昨天就有人这样问，给我赶出去了。”

僧人说：“和尚您认为我问得不对吗？”

禅师说：“拄杖不在身边，苕帚疙瘩先打你三十下。”

● 僧人提出如此问题，说明他并未真正理解“不礼释迦、不拜弥勒佛”的意义，禅师要用

茗帚疙瘩打他，正是要他明白自己的过错，去真正领悟佛门为何反对迷信偶像的道理。

僧人喝叫

道明禅师问一僧人：“最近离开了什么地方？”那僧人便大喝一声。

道明说：“老僧受你这一喝。”

僧人又喝叫一声。

道明说：“三喝四喝后做什么？”

僧人无言应对。

● 禅门喝叫，是一种启迪对方，应答对方禅机的方法。运用这方法，要看场景、看对象、看应答内容，总之，要从实际出发。僧人学了此法，便照搬照用，胡乱吆喝，故禅师讽刺道：“三喝四喝后做什么？”可见任何好的理论、方

法，都不能生搬硬套，必须融会贯通，这样才能运用得恰到好处。

秀才书法

有个秀才来访，自称能写二十四家的字体。道明禅师使用拄杖向空中点了一点，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秀才不知所措。

禅师说：“还说能写二十四家的字体，连书法中的‘点’也不认识！”

● 有的人自称学问高深，但却连最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，这种人一是吃骄傲自满的亏，让傲心遮蔽了心智，就像那位秀才一样；二是学问基础不扎实，好高骛远，不在基本功上下功夫，结果成了花花架子，正所谓“墙头芦苇，头重脚轻根底浅”，因此难免当众



秀才书法

出丑。

帽子和门扇

这天，受过皇帝亲赐紫衣的大德和尚来访。道明禅师拉了拉和尚的帽子带问：“这个叫做什么？”

大德和尚答：“朝天帽。”

道明禅师说：“这样的话老僧我就不摘你的帽子了。”又问：“您平时修习什么学问？”

大德和尚回答：“修习《唯识》。”

道明问：“讲什么呢？”

大德和尚说：“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”

道明禅师就指着门扇问：“这个是什么？”

大德说：“是色法。”

道明便说：“受过皇帝恩赐紫衣，在御殿里讲过经法，为什么不持五戒，胡乱妄语呢？”

大德羞惭无言。

● 道明主张的是一种踏踏实实，不要花架子的学风。问帽子，便答帽子，问门扇，便答门扇，何必故做高深，乱拉扯新名词？这就是妄语，这只能透出这人的浅薄和庸俗。

僧人偷果

有一位新来僧人参拜道明禅师，正礼拜间，道明叱道：“你这僧人为什么往我这里偷果子吃？”

僧人说：“学人才到，和尚为什么说偷果子？”

道明说：“赃物就在眼前。”

● 偷果子是个比喻。僧人礼拜禅师，其目

的是为了向禅师处寻找禅悟的现成答案，这岂不是偷果子？僧人却听不出禅师话里有话。道明禅师可称得上是明眼人。捉贼捉赃，那就是在提醒僧人：我这里果子看得严，要吃果子，得你自己去劳动——自己去悟禅理。



(舌头生疮) 灵观

灵观 唐代禅师，得法于黄檗希运禅师，住福州乌石峰薛老峰，时称老观和尚。

野 狐 精

灵观禅师平日总是关着庵门，人们很少见到他。只有一个施主每到吃饭时送饭，禅师才打开门。这天，雪峰禅师找了个机会来敲门，灵观刚打开门，雪峰便当胸揪住，问：“是凡是圣？”灵观吐口唾沫，说：“这野狐精！”便将雪峰推出去，又关上了门。

雪峰说：“我也只不过是见识见识老兄！”

● 灵观看来有些怪僻，闭门不出，大概是要避开尘世烦扰，专心禅悟吧。雪峰问他“是凡是圣”，他却骂雪峰为“野狐精”，即惑乱禅

理者，可见他对禅理的领悟是很有造诣的。

西院一片地

灵观居住的寺院西院有一片空地。这天灵观禅师问院主：“西院这片地上安排什么为好？”

院主说：“好供个佛像。”

禅师说：“好好一片地被兄放不净给玷污了。”

● 在灵观看来，好好一片地，安排什么都好，可种菜、可种花、可盖房，唯独供佛不好。佛门子弟为什么对安放佛像如此不感兴趣，甚至认为是玷污了土地？这正是因为他明白佛是反对偶像崇拜的，佛自在人心，心中无佛，徒然地供个佛像，才是对佛的大不敬。

舌头生疮

僧人问：“怎样是佛？”灵观禅师伸出舌头，那僧人便礼拜道谢。

禅师说：“慢！慢！你看到了什么就礼拜？”

僧人说：“感谢和尚慈悲，出示舌相。”

禅师说：“老汉我这几天舌头上正生着疮。”

● 僧人发问，禅师伸舌，僧人自作聪明，认为这是禅师在出示舌相，却谁料，不是舌相，而是老汉舌上生疮。这对那些迷信权威、自作聪明的人是多么辛辣的挖苦和讥刺。“怎样是佛？”如果把禅师的举止视作一种回答的话，那就是：佛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流露，不假修饰，不加造作，正如舌生疮便要伸舌一样。



(吃饭去) 石梯和尚

石梯和尚 唐代禅僧，嗣法于鄂州茱萸和尚，其余不详。

吃 饭 去

石梯和尚有一天看见侍者托着钵到饭堂去，就叫唤他，侍者应答。

和尚问：“哪儿去？”侍者答：“上饭堂吃饭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难道不知道你是上饭堂吃饭去？”

侍者问：“除此之外，别的还能说个啥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只问你本分的事。”侍者答道：“和尚如果问本分事，那么我确实是上饭堂吃饭去。”

和尚说：“你不愧是我的侍者！”

● 禅僧讲的本分事，指的是领悟禅义、超

脱生死的大事。侍者的回答表明，他对本分事的领会，就是顺遂自然，平常作人，不矫情，不做作。侍者可谓领悟了“平常心是道”的禅理，因而受到石梯和尚的夸赞。由此可见，禅佛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“怪物”，恰恰相反，它正是体现在人间烟火中，它是平凡的真理，使人间的烟火透出它的本来的亲切、温暖和生命的意味。



(一指头禅) 俱胝和尚

俱胝和尚 唐代禅僧，嗣法于杭州天龙和尚，住婺州（今浙江金华一带）金华山。其“一指头禅”非常有名。

一指头禅

有位尼姑名叫实际，来到俱胝的庵中。

她头戴笠帽手执锡杖。绕着俱胝走了三圈，说：“你如果能说，我就取下笠帽。”问了几次，俱胝都无法对答。

尼姑就向外走，俱胝说：“太阳快落山了，暂且留住一宿吧。”尼姑说：“能说就留宿。”俱胝还是无法对答。尼姑离去后，他叹息着说：“我虽有男子汉的外形，却没有男子汉的气概啊！”于是就打算抛弃庵院去各地禅林参学寻师。

当夜山神告诉他：“不必离开此山，将有

大菩萨来为你说法的。”过了十天左右，果然天龙和尚来到庵院。俱胝忙以礼迎接，并把前面的事儿全部说给他听。

天龙竖起一只手指向他示意，俱胝当场就彻底省悟了。从此，凡有参学的僧人来到，俱胝只是竖起一指，不作其他提示唱说。

俱胝有个童子，在外面只要被人问：“和尚说法的要点是什么？”童子也竖起一指。于是人们对俱胝说：“您那童子也会佛法，凡人问也和您一样竖起指头。”

俱胝听了，这天便在袖中藏了一把刀子，去问童子：“听说你会佛法，是吗？”

童子说：“是。”

俱胝问：“哪什么是佛？”

童子竖起一根指头。俱胝就拿刀斩断他的指头，童子叫喊着逃出去。俱胝唤他一声，童子回过头来。俱胝又问：“什么是佛？”

童子又要竖手指，却不见了指头。童子豁然领悟了。

俱胝临逝世时，对大众说：“我得到天龙的一指头禅，一生用不尽。”说完就去世了。

● 俱胝因竖指而得悟，童子因无指而开悟，可见领悟不在指头本身。佛法不拘泥在具体形象上，它是超越形象的。有一故事说：有一算命的，遇有赶考的秀才们问他能否考中，算命的都竖一指作答，不肯开口。每次都很灵验，人都觉得他真神了。其实，他是用了一指的形象的多指含义：一定考中；一定考不中；一人考中；一人考不中；一律考中；一律考不中；一半考中；一半考不中；一双考中；一双考不中；……一指头禅，即是用这种超越具体形象的现象，来喻指佛法的无所不在，应用无穷。换言之，人们可以通过一指，来多方领悟

佛法玄旨，万法归一；法无高下，一律平等；佛在一粥一饭；一切众生皆可成佛……等等，在这里，一指只是一种表示，并不是佛法本身，因此，拘泥于指头本身，就把生动的真理给僵化了。童子是以血的代价获得了这一认识的。



(蝉蛻示机) 感温

感温 唐、五代时禅师，嗣法于投子大同禅师，大同归寂后，感温在投子山继承法席。

● 蝉 蜕 示 机

感温禅师游山时，看见蝉儿蜕下的壳，侍者问：“壳在这里，蝉儿到哪儿去了？”

禅师捡起蝉壳放在耳边摇了三五下，口中发出蝉儿的鸣声。那个僧人于是领悟了。

● 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我的改造，自我的更新。禅也正同“蝉”，蜕下陈旧的壳，而换上一个新我。这种蝉蜕不可强求，只能顺其自然，悟性到了，自然蜕去。这种蝉蜕又不是轻松的事，其间必经过痛苦。但痛苦之后，便是新鲜的生命，愉悦的鸣声。它仍是蝉，但已不复是原来那个旧蝉了，它已在精神上，甚至肉体上，都获得了新生。



(道膺做酱) 道膺

古人道，欲得保任此事，須向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，方有些子氣息。汝若大事未辦，且須履踐玄途。

——道膺

【译文】 古人说，要了悟并保持修行得道的事，必须向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，才能有所成功，你们如果这一大事还未完成，就必须努力实践，在真理之路上前行。

道膺 唐代禅师，俗姓王，幽州玉田（今河北省玉田县）人，少年出家于范阳延寿寺，二十五岁成大僧。其师要他研习经论，他弃之外出游方。后参洞山良价禅师而得法，住洪州（今江西南昌一带）云居。唐天复二年（902）归寂，谥弘觉禅师。

道膺认错

道膺问老师洞山良价禅师：“什么是达摩祖师的意旨？”

洞山说：“徒弟，日后你自己住持寺院，一旦有人向你问同样问题，你如何回答？”

道膺顿然醒悟，向老师承认自己错了。

●洞山接引道膺的方法可谓巧妙，一句“日后”如何如何，让道膺转宾为主，独立思考。道膺也就此明白：佛法须自证自悟，想从他人口中得答案，那无异看人饭菜解饥，终不可得。

天神送饭

道膺后来在三峰结庵而居，好多天不来寺院。这天洞山见了道膺，便问：“你最近为什么不来吃斋饭？”

道膺说：“每天自有天神给送饭。”

洞山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是个有道的人，想不到你还存有这种见解。你晚上来一下。”

道膺晚上来见洞山，洞山召呼道：“膺庵主！”道膺答应了一声。

洞山说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是什么？”

道膺回到庵中，寂然端坐，从此便见不到了天神。

③佛门认为，无心是道，若有这种或那种实相执着心中，便会障蔽了自性，也即佛性，

就会生出愚妄、盲目、偏见、狂热、浮躁等种种妄念。所以，要直见本性，必须扫空心中一切实相，做到心空境空，这才不会受其障蔽、迷惑。道膺在未悟之前，心中执有天神的实相，等到善恶不思之后，以前所执有的实相一扫而空，天神也被扫出心中，这时才复现了本性。“一片白云横谷口，几多归鸟尽迷巢。”心一旦有了“天神”的偶像，人便会迷失本性，成为“天神”的奴隶，此中道理，值得玩味。

从天降下则贫穷

道膺禅师这天上堂对大众说：“得到了的人不会轻视所得，明白了的人不会贱用所明，有见识的人不会唉声叹气，得解脱的人没有满足或嫌恶之心。从天降下的只能是贫穷，从地涌出的则是富贵。从门里出去容易，从身中

出去困难。一动则身埋千丈，不动则当处生苗。言语不要多，多则无用处。”

有僧人问：“为什么从天降下的是贫穷？”

禅师答：“因为对得到的不看重。”

僧人又问：“为什么从地涌出的是富贵？”

禅师答：“因为是无中忽有。”

●禅师的话，多有哲理。只就僧人问的两句话，从天降下则贫穷，从地涌出则富贵，对我们就很有启迪。依靠天上掉馅饼解饥度日，首先是不可能。即使真有这等好事，也只能使人产生依赖心理，变成伸手乞讨的乞丐，这不是贫穷是什么？而足踏在地上，切切实实靠自己双手耕耘、收获，那从地上涌出的自然是汗水的果实，是享用不尽的富贵。俗话说得好：“幸福不会从天降，财富全从手上来。”人只要自食其力，努力创造，便能“无中忽有”，否则

“有”也会变成“无”。

归乡之路

有僧人问：“学人打算回乡，该走哪条路呢？”

道膺禅师答：“这就是。”

●僧人欲归乡，意指要返本归真，回归心灵的家园。禅师答：“这就是”，意谓这一愿望就是归乡之路。有了信念和决心，路自然就在脚下。没有路，也会走出一条路来的。

新罗僧

一位来自新罗的僧人问：“佛法究竟是什么？怎么如此难说？”

道膺禅师回答：“有什么难说的？”僧人说：“那就请和尚说。”

禅师答：“新罗！新罗！”

●禅宗认为自心即是佛，佛即是自心。不明白这一点，偏要离了自心去寻找一个佛，那真是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了。禅师回答：“新罗！新罗！”正是要新罗僧认识本心。识见了本心，佛法也就豁然领悟了。

道膺做酱

洞山这日看见道膺在干活，便走过来问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道膺说：“做酱。”洞山问：“用多少盐？”道膺说：“慢慢放入。”洞山又问：“作成什么滋味？”道膺说：“做得的滋味。”

●对洞山的提问，道膺的回答极有意味。这是因为做酱的工作正在进行中，放盐多少，滋味如何，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。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。事未完成，怎能便有结论？一切结论，产生于实践之后。小到做酱，大到了悟人生真理，皆是如此。



(抛僧入河) 定上座

定上座 唐代禅僧，得法于临济义玄禅师，其余未详。

定上座大悟

定上座初次参见临济禅师，问：“什么是佛法的主要旨意？”

临济走下禅座，抓住上座。上座正迟疑，临济又打他一掌。

上座正站着思索，旁边的僧人说：“定上座为什么不礼拜？”上座便敬礼，这时候，忽然彻底省悟了。

●佛法大意，超越语言文字之上，只能自心领悟。临济一掌，就是要打断定上座的妄思妄想，让他直见本性。定上座初不明白，经僧人点拨，恍然大悟，这才知道：佛法就是自心，

除此之外，任何处都不可得，定上座礼拜，正是感谢临济这一掌。

赤肉团上真人

定上座后来往南方游历，路遇岩头、雪峰、钦山三位禅僧。岩头问：“上座从哪儿来？”定上座说：“从临济来。”岩头便说：“临济和尚身体可好？”定上座说：“和尚已经去世了。”

岩头和尚闻言，十分遗憾，说：“我们三人特去礼拜，谁知没有见他的福份。不知临济在时有什么言句，请上座举一两则。”

定上座便举临济上堂时说的话：“赤肉团上，有一无位真人，常在你们的面门出人，还没领悟的请仔细看看。”定上座接着说：“当时有一僧人问：‘什么是无位真人？’临济便从禅床下来，揪住这僧说：‘快说！快说！’僧人犹豫

间，临济一把推开僧人，说：“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？””

岩头听了，不觉吐舌。雪峰说：“临济真像个白日劫道的贼！”钦山说：“为什么不说赤肉团上非无位真人？”

定上座便抓住钦山说：“无位真人与非无位真人，有什么分别？快说！快说！”

钦山被定上座揪住，脸上一阵青一阵黄，说不出话来。

岩头、雪峰便劝道：“这位新受戒的僧人不识好歹，冒犯了上座，还望慈悲，饶过他。”

定上座说：“若不是两个老汉劝，我就把这尿床鬼搥到地底下去！”

●赤肉团指人的肉身，赤肉团上无位真人即自心本性，也就是人人皆有的佛性。临济门下僧人不懂这点，以为离本性外还有什么无

位真人，故受到临济呵斥。欽山也不领悟，又举出一个“非无位真人”，故受到定上座“棒喝”。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，定上座风格之峻烈，比起临济毫不逊色。

抛 僧 入 河

定上座在官署里吃了斋饭，回来的途中在一座桥上坐会儿，正遇上三位座主。其中一人问：“怎样是禅河深处须要穷究到底？”

定上座抓住他，要扔到桥下去。另外两位座主走上来劝道：“触犯上座请别见怪，请慈悲原谅！”

定上座说：“如果不是这两个座主说情，定教他穷究到底！”

●临济宗常采用峻烈的手法，来使对方顿

悟。提出“禅河深处”这一问题，在定上座看来，完全是一种迷妄的表现。为了让座主剿绝这一妄念，他便就提问施动作：抛入河中，让他去“穷究到底”！相信座主受此大震动，大刺激，便会顿然醒悟吧！



(见僧数钱) 从展

击电之机，徒劳伫思。

——从展

【译文】 禅机迅如闪电，思虑只是徒劳。

从展 五代禅师，俗姓陈，福州人，年十五，拜雪峰义存为师。后梁贞明四年（918），应漳州刺史之请，住漳州保福禅院，故以保福为号。

见僧数钱

一天，从展禅师看见一个僧人正在低头数钱，就走过去，伸手说：“求你给我一文钱！”

那僧人见是禅师，便说：“和尚怎么落到这种地步？”

禅师说：“我是到了这种地步。”

僧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拿一文钱去

吧！”

禅师反问：“你怎么落到这种地步？”

●佛门讲布施。以己之财分布于他，名之为“布”，舍己惠人，名之为“施”。传说释迦牟尼曾舍身饲虎，救活生命垂危的饿虎母子，佛门提倡布施，是一种爱心的体现，更是为了破除个人的种种贪吝，达到普度众生的境界。布施应该是自然随性的，来不得半点的勉强和造作。一有利害的考虑，斤两的计较，“布施”也就成为另一种贪吝。因为佛家布施的动因，是洞悉了世事浮云的道理，摆脱了身内身外之物的牵绊。禅师乞一文钱，僧人虽然给了，却是一番施舍的架势，经过了内心的计较。难怪禅师讥刺僧人“怎么落到这种地步”！

入火不烧

有僧人问：“怎样才能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溺？”

禅师答：“如果是水火，就会被烧被溺。”

●修禅，是在了悟人生，清净心性，从而以旷达的人生态度来做人行事。禅并不是神魔。如果以为修禅就能获得某种超自然的法术，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溺，甚至刀枪不入，那就入了魔道了。若是水火，即被烧溺，譬如贪欲，智者知其为“水火”，而愚者视其为“珍宝”。前者即是悟，后者即是迷。悟得了，便不会被“烧溺”，不觉悟，就会被“烧溺”。这就是禅的妙用。

我不患聋

僧人问：“如要到达没有生死的境地，就须要认识本源。什么是本源呢？”

从展禅师沉默了片刻，却问侍者：“刚才僧人问什么？”

那僧人再问了一遍，禅师就吆喝着赶他出去，说：“我不是聋子！”

●沉默也是一种接引方法。如人面对旷野，大声问路，这时无人回答，那他只能自己去摸索前行。僧人不能领会禅师的用意，喋喋不休，结果只能被禅师赶出去。



(拿病来) 弘通

弘通 五代禅师，嗣法于曹山本寂禅师，住衡州常宁县（今湖南省内）育王山。

拿 病 来

有僧人对弘通禅师说：“学人有病，请老师医治。”

弘通禅师答道：“把病拿来，为你治疗。”

僧人说：“就请老师治吧。”

禅师说：“付药钱给老僧吧。”

●此僧欲治“病”——思想上的毛病，但对自己有什么病却不甚了了，或者，还有讳疾忌医的心理。因此，禅师用话语相逼，非要僧人自己明白“病”在哪里。真正查明了自己的病因，那病也就好治了。



(谁家树不春) 归仁

三冬瑞雪应难改，九夏凝霜色转鲜。

——归仁

【译文】 冬季的瑞雪难以改变它，夏季的凝霜使它更鲜艳。

归仁 五代禅师，约九世纪下半叶和十世纪上半叶在世。得法于疏山匡仁禅师，住洛阳长水灵泉寺。

灵 泉 竹

一天，一僧人问归仁禅师：“灵泉的竹子什么样？”

归仁禅师答：“那不是栽种出来的。”

僧人又问：“会不会变化呢？”

归仁禅师答：“冬季的大雪难以改变它，夏季的凝霜使它更鲜艳。”

●竹子被称为花木中的君子，往往象征着一个人的操守和品格。僧人问“灵泉竹”，实际上是问禅师的人格修养——归仁住灵泉寺。禅师答：“那不是栽种出来的，”言外之意，是自心磨炼的结果。禅师认为，一个人的人格修养应做到风雪严霜都不能使它改变扭曲，古往今来，多少志士贤人，正是这样培育着心中的翠竹。生活在今天的我们，也应培育自己的心中翠竹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能洁身自好，宁折不弯，虚心正直，荫庇世人。

见佛似冤家

有僧人问：“我急切地投奔老师，见到老师该怎么样呢？”

归仁禅师回答：“看见佛就好像看见冤家

一样。”

●急切投佛，此时最易盲目迷信，迷失本性。将佛看如冤家，便能保持清醒头脑，一切从头悟起，凡事都问个为什么，大疑生大智慧，这样才能真正贴近佛的本义。这也是辩证法的体现。

东墙打倒西墙

有僧人问：“什么是灵泉干的活？”归仁禅师回答：“东墙打倒西墙。”

僧人又问：“那凭什么过日子？”禅师答：“断脚的铛锅，没有烟的火。”

又问：“早晚二时用什么供奉？”

禅师说：“乡野老汉一起烧煮无米之炊，溪边会合不来的人。”

●“东墙打倒西墙”，意为家徒四壁，空无所有。禅师的一系列答话，意在说明清静无为即为自己干的活。无所求，无所忙，顺其自然，适本性，才能从容应对人生，断除烦恼。人常持这种无欲清静之心，便不会觉得做人太累，生活太累了。

谁家树不春

有一俗士问：“俗家人可以领悟佛法吗？”

归仁禅师答：“哪一座台子上没有月光？
谁家的树木不逢春天？”

●众生皆有佛性，人皆可以为佛，为舜尧，只要沐浴着智慧的月光，萌发心灵的春天。谈到俗家人也可以成佛，另有一故事可互为映

发：清人石庞有一次遇上一和尚，和尚道：“你这样聪明、有悟性，为什么不出家？”石庞回答：“我出家已很久了，你们和尚，为什么不出家？”石庞认为自己的处世思想和生活态度早就是佛家了，而和尚反而留恋尘世俗务，算不上真正的出家人。



(死后当牛去) 处真

一片凝然光灿烂，拟意追寻卒难见。瞥然撞着豁人情，大事分明总成辨。实快活，无系绊，万两黄金终不换。任他千圣出头来，总是向渠影中现。

——处真

【译文】 一片灿烂庄严的光辉，着意追寻终是难见。忽然省悟心胸豁亮，世间大事清楚根源。真快活，再也没有系绊，万两黄金也不换。任他千圣出头来，都是在他的光影里。

处真 五代禅师，嗣法于曹山本寂禅师，住襄州（今湖北襄阳一带）鹿门山。

有盐无醋

一僧人问处真禅师：‘什么是和尚您的家风？’

禅师答：“有盐无醋。”

僧人说：“如果忽然有客人来，如何招待？”

禅师答：“柴门草户，感谢他远道而来。”

●禅师的生活可谓俭朴清贫，但他安于清贫，以清贫为家风。有客人来，也如实相待，不充阔气，不装门面。这是因为他懂得：“事能知足心常乐，人到无求品自高”。粗茶淡饭，柴门草户，不仅不妨碍修行悟道，而且还有助于净化心灵，抵御声色犬马的诱惑。

如何是禅

僧人问：“什么是禅？”禅师答：“凤凰入鸡笼。”僧人又问：“什么是道？”

禅师答：“藕丝牵大象。”

●众生茫茫，俗世如笼。悟得了人生真谛，就能超越樊笼，取得心灵的自由和自适。悟不到，则只能过群鸡一饮一啄的平庸生活，成为笼中囚徒。这就是禅的妙处。又说到道，得道，即了悟了自然规律，便能因势利导，虽然是极细弱的藕丝，也能牵动大象。了悟不了，违背自然规律，即使是千斤巨绳，也牵不动大象。总之，禅师教人要顺应自然，适应本性，洞悉世界底蕴，以取得大智慧、大自由。这对今人是不无启发的。

死后当牛去

有僧人问处真禅师：“和尚百年后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处真禅师答：“到山下李家当牛去。”

僧人说：“学生也跟随去，老师答应吗？”

禅师说：“你如果跟随我去，就不要和我长同一双角。”

僧人答应了一声。

●禅师与僧人谈论死亡，何等轻松自然，生与死在他看来，真正是脚下的奴仆。与一些善男信女求神拜佛，祈求死后升入天堂享福不同，禅师说他的死后归宿是“去李家当牛”。这当然是一句不可当真的话，禅师的意思只是认为人死便意味着归于空无，侈谈死后之事乃无益也无意义之举。所以，不妨与僧人开个幽默的玩笑，在玩笑中了悟生死真谛。



(网中跳鱼) 深禅师

白鹭下田千点雪，黄莺上树一枝花。

——深禅师

【译文】 白鹭飞落田间，田间铺开一层白雪，

黄莺栖止枝头，树上绽开一朵黄花。

深禅师 五代禅师，十世纪时在世，嗣法于云门文偃禅师，住金陵（今南京市）奉先寺。

网中跳鱼

深禅师和明和尚来到淮河边，看见渔人正在拉网，一条鱼儿泼喇喇从网里蹦跳出来。

深禅师说：“明兄，真机灵啊，竟全像一个禅僧。”

明和尚说：“虽然这样，还不如当初别撞

进罗网里更好。”

深禅师说：“明兄，你省悟得还不够哩。”

明和尚一直琢磨深禅师这句话，直到半夜才明白过来。

●网中跳鱼，这生动鲜明的现象给深禅师的启示，一如学人久久参悟，豁然有得，那轻松自在，尽在不言之中。而明和尚说：“还不如当初别撞进罗网里更好。”深禅师对此话不以为然。深禅师的意思是：如果没有迷、没有迷中求悟的挣扎、奋斗，又怎能有迷云顿散后的彻悟的喜悦和自在？“吃得苦中苦，方知甜中甜。”觉者不惧身陷罗网，他追求得正是鱼出网破的精神解脱。试图不经困惑和痛苦而获得觉悟的喜悦，天下那有这等便宜事？

白鹭黄莺

法灯禅师作寺院的管事僧。这天他敲钟集合众僧，到僧堂前答辩。深禅师，明和尚也来了。

法灯问：“听说二位禅师在云门文偃禅师门下修禅很久，不知有什么高见，举一事例来让我们探讨。”

深禅师便道：“古人说：‘白鹭下田千点雪，黄莺上树一枝花。’法灯您又怎么探讨？”

法灯正思考间，深禅师礼拜一下便回到众人群中。

●白鹭下田，是鸟是雪？黄莺上树，是鸟是花？鸟已不复为鸟，而与雪、与花融为一体。悟道之人，在瞬间领悟之时，己身与天地宇宙融

为一体，此时，他感受到的是如田间白鹭般的自由，是如枝头黄莺般的喜悦。禅的境界，便是这样一个审美的境界。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？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禅妙不可言，用笨拙的逻辑思维，又怎能领略它的妙处？



(晒活经) 一休

一休禅师 日本名僧，生活于足利时代（1305—1358），生为帝王之子，后随母出家。

母亲的遗嘱

一休很小的时候，他的母亲离开皇宫，进入寺院习禅，而一休太子也就这样成了一名僧人。一休的母亲去世时给一休留下了如下的一封信：

一休：

我已经完成此生的工作，如今就要复归永恒了。我希望你好好用功，明悟你的佛性。如此，你将会知道我是否进入地狱或永远跟你在一起。

如果你是个大丈夫，知道佛祖皆是你的仆人，你就可以放下书本，去为人类工作。世尊说法四十九年，结果发现一字也未说着。何

以如此，你应知道。而假如你不知道但想知道的话，那就避免去做无益的妄想。

母字 不生不死身 九月一日

又：佛教的目的在于开悟众生。如果你依赖它的任何方法，那你就只是一只无知的昆虫了。佛经有八千卷之多，如果你完全看了而仍不见你的自性的话，那你就连这封信也不会看懂。这是我的最后遗言。

●一休母亲的遗嘱告诉一休，也告诉所有修行的人，佛就是觉悟自性，开悟众生。看书读经的目的是悟见自性，而不是做书本的奴隶。放下书本，自己做自己命运的主宰，去为人类工作，这就是成佛了，否则，只能永远是一只无知的昆虫。

独来独往

蜷川快要断气的时候，一休禅师来看他。

一休问：“要不要我引导？”

蜷川答道：“我独来独往，你有何见教？”

一休说道：“如果你认为你真有来往，那是你的妄想。让我给你指出没有来往的道路吧。”

一休这几话已把正道指明了，因此蜷川也就微笑着去世了。

●佛教认为，人无生无死，无来无往。人来自空无，又归于空无。人生在世，只是因缘的聚合。因此，不必恋生也不必怖死。既生而为人，就踏踏实实做人，死亡既已来临，就微笑着迎接它。这就是觉者对待生死的态度。

死期到了

一休禅师自幼就很聪明。他的老师有一只非常珍贵的茶杯。一天，一休无意中将它打破了，内心感到非常狼狈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听到了老师的脚步声，一休连忙把打破的茶杯藏在背后。当老师走到他面前时，他开口问道：“人为什么一定要死呢？”

“这是自然之事，”他的老师答道，“世间的一切，有生就有死。”

这时，一休拿出打破的茶杯说道：“你的茶杯死期到了！”

●聪明的一休，通过电视，已为中国的大众熟知。从这则小故事也能见出一休的聪明机智。通过打破的茶杯，故事告诉我们，世间

万物都遵循自然规律运行，有生就有死，想通了这点，就一通百通了。

晒 活 经

传说比睿山是佛祖晒经书的地方，每到晒经日这天，善男信女们便从四面八方来到山上礼拜。

这天，一休和尚也来了。正是盛夏时节，天气酷热。一休便在一株大树荫下坐下，把上衣解开，袒胸露臂地歇凉。

一位僧人见了，便上前说道：“山上香客众多，师父您这样不大好吧，不是有辱佛门风气吗？”

一休听后笑道：“我这是在晒活经，你不介意吧？”

●在一休看来，经书只是一堆故纸，而人才是可宝贵的活经。一休袒胸露臂，是他不受拘束，适性自然的举动，而这也正是禅宗追求的自由自在，任性自然的人格。

千利休 日本高僧，千家派茶道的始祖，生活于十六世纪。

茶人与刺客

大胡是日本德川时代之前的一位武士，他热心地跟千利休大师学习茶道。大胡的随从武士加藤则把茶道视为一种贻误国事的玩艺，他决定要宰掉千利休。这天，他去见千利休，假称是来欣赏茶道的。

千利休大师一眼就看出了加藤的来意。他说：“茶道是表现和平的气氛的，请武士把剑摘下放在门外。”

加藤不理，说：“我是一名武士，我一向剑不离身。不管茶道不茶道，我要带剑。”

“好吧，”千利休同意道，“你就带剑进来喝些茶吧。”

茶罐在炭火上发出腾腾的热气。在茶水煮沸时，千利休突然将它打翻，弄得满屋都是烟雾。加藤吃了一惊，急忙奔出室外。

千利休连连道歉说：“过失在我。请回来喝些茶吧。我把你的剑弄脏了，让我擦干净了还你。”

这位武士终于明白了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他是无法杀掉这位茶师的，因此，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●千利休面对带剑的武士，镇定从容。而武士却因茶水打翻，便惊慌失措。谁是真正的无畏者，于此了然。武士放弃了杀害千利休的念头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对真正的无畏者，死亡并不能使他屈服。从故事也可看出，茶道也是一种人格修养方式，它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，也修炼着人的坚强从容的品格。



(地狱与天堂) 白隐

白隐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日本明治时代（1867—1912）下半叶。

禅师与摔跤手

大波是日本一位著名的摔跤手。他体格强壮，且精于摔跤之道。但他有一个弱点：在私下较量时，即使他的老师也不是他的对手；但在公开表演时，他却腼腆得连他的徒弟也打不败。

大波觉得他应该去求教一位禅师，当时的游方禅者白隐恰好在附近的一座小庙中歇脚，于是他便前去叩见，说出了他的问题。

“你的名字叫大波，”这位禅师指示说，“那么，今晚就在这儿庙中过夜吧。想象你就是那种巨大的波涛，并不是一个怯场的摔跤手，而是那横扫一切、吞噬一切的狂涛巨浪。

你只要如此去做，不久就会成为全国最伟大的摔跤手了。”

禅师休息去了。大波开始打坐，尝试将自己想象成为巨浪。起初，他杂念纷飞，想了许多别的事物；但不久之后，他对波浪愈来愈有感应了，夜愈深而波浪愈来愈大。波浪卷走了瓶中的花卉，甚至连佛堂中的佛像也被淹没了。黎明尚未来到，只见海潮腾涌，庙也不见了。

到了天明，禅师发现大波仍在打坐，微笑着拍了拍这位摔跤家的肩膀，“现在，什么也不能烦恼你了，”他说，“你可以横扫一切了。”

这天大波参加摔跤比赛，大胜而回。自此以后，全日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打败。

●大波在公开表演时打不败对手，是因为他缺乏自信。禅师要他静悟，想象大波汹涌，

正是要他排除杂念，树立信心，一当大波悟得自身就是大波巨浪，那就无敌于天下了。可见，人必须有自信心，而这种自信来源于对宇宙真谛的认识。当他与大自然合为一体时，他的力量就源源无穷了。

地狱与天堂

一位名叫信重的军人问白隐禅师：“真有天堂地狱吗？”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白隐问他。

“我是一名武士。”他说。

“你是一名武士？”白隐叫道。“什么样的主人会要你做他的保镖？你虽有一把剑，可它太钝了，连我的脑袋也砍不下。”

信重听了愤怒异常，他拔出宝剑，正要刺向白隐的时候，白隐说道：“地狱之门由此打

开！”

信重听了一愣，心知自己错了，于是收剑向他鞠了一躬。

“天堂之门由此敞开，”白隐说道。

●地狱与天堂，就存在于我们的一念之中。当我们趋向恶时，地狱之门便打开了。而当我们趋向善时，天堂之门则为我们打开。地狱天堂，就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白隐与私生子

白隐禅师一向受到邻居的称颂，说他是位生活纯洁的圣者。

有一对夫妇，是他的邻居，开着一家食品店，家里有个漂亮女儿。这天，夫妇俩突然发现女儿的肚子无缘无故大了起来。

夫妇俩大为震怒，追问女儿那人是谁。女儿在一再苦逼之下，说出了“白隐”二字。

夫妇俩怒冲冲地去找白隐算帐，但白隐只有一句答话：“是这样吗？”

孩子生下来，就被送给了白隐。白隐虽已名誉扫地，但他并不介意，只是向邻居乞求婴儿所需的奶水和其他用品，非常细心地照料孩子。

一年之后，那位没结婚的年轻妈妈终于吐露真情，孩子的亲生父亲是在鱼市工作的一名青年。

她的父母将她带到白隐那里，赔礼道歉，并要把孩子带回去。

白隐在交回孩子时只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是这样吗？”

●有高度修养的禅师，他心地坦荡，不在

乎世俗的毁誉。他为了孩子，可以忍受误解和诽谤。他不点破年轻的孩子母亲的秘密，也是为了保护这姑娘免受不必要的伤害。这正是佛门慈悲为怀的表现。

南隐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明治时代(1867—1912)。

一 杯 茶

有一天，一位大学者来向南隐问禅。南隐不说什么，只是请他喝茶。

他将茶水倒入这位来宾的杯中，杯中水满了，但南隐仍在继续倒茶。

大学者望着茶水不断地溢出杯外，他简直搞糊涂了，便说道：“大师，茶水已经漫出来了，不要再倒了！”

南隐收起茶壶，说道：“你就像这只杯子一样，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。你不先把自己的杯子倒空，叫我如何对你说禅？”

●这则故事启示我们，要想领悟真理，求得真知灼见，必须先排除内心的种种杂念、妄

想和偏見。盛滿水的杯中不可能再裝入茶水，
一個人的頭腦中充滿了無知的妄見，就會排
斥任何新思想的進入。讓我們都來抖一抖我
們的頭腦吧，倒掉舊的，好容納新的！

契冲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明治时代(1867 -1912)，曾任京都东福寺住持。

不 识 头 衔

一天，京都总督首次来访。侍者将写有“京都总督北垣”字样的名片送到契冲面前。

契冲说：“我与这个家伙没有关系，叫他出去吧！”

侍者送回名片，表示歉意。

总督说：“那是我的错误。”说完，使用笔把“京都总督”四字涂掉。

“噢，是北垣呀！”契冲看了侍者再次呈上的名片后说道，“我要见见这个家伙！”

●万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你越摆官架子，禅师越不买你的帐，非、你发现自性，找到自己

的本来面目，平平常常做人。联想到我们周围一些人，“官不大，僚不小”，指手划脚，处处显出高人一等的架式，对这种“家伙”，我们也应学学契冲的对付之道。



(抱女过河) 坦山

坦山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明治时代(1867--1912)。

坦山与云升

云升禅师和坦山禅师，二人性格截然相反：前者谨守佛戒，丝毫不犯，不但从不饮酒，而且过午不食。后者则从不遵守戒规，要吃便吃，要睡便睡，而且不分早晚。

一天，云升访问坦山，坦山正在喝酒。见云升来，便举杯邀请，“要不要来上一杯？”

“我从来不喝！”云升严肃地说道。“连酒都不喝的人不是人，”坦山说道。

“你因为我不沉湎于毒液而故意骂我不是人！”云升气愤地叫道。“请问：我不是人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一尊佛，”坦山答道。

●为人行事、适性为要、务必去矫饰，除虚伪、做一个坦荡真诚之人。坦山赞赏云升，也正是认为云升坦荡真诚。在他看来，他自己喝酒，是他适性的表现，云升不喝酒，也是云升适性的表现。人是否成佛，不在喝不喝酒，而在于是否能发现本心，还自己本来面目，这大概也正是坦山不拘佛戒的原因吧。

抱女过河

一次，坦山与道友赶路来到一条小河旁，准备过河。河水滚滚，但木桥已坏，看来只能涉水而过了。

在河边，还有一位漂亮的姑娘，穿着绸布衣裳，正为无法跨过那条河而发愁。

“来吧，姑娘，”坦山说道，然后就抱起那位姑娘，涉过了小河。然后与姑娘道别。

道友一直闷声不响，直到天黑寄宿在旅店，才按捺不住地对坦山说：“我们出家人不近女色，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子，那是很危险的。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”

“什么？那个女人吗？”坦山答道，“我当时就把她放下了，你还抱着么？”

●修行之人远避女色，是因为心中有杂念邪思，唯恐让女色乱了方寸。这说明他还没有修行到自然的人性。而真正觉悟的人，纵与女人接触，也是心怀坦诚，出自天然，毫无邪思恶念。坦山抱姑娘过河，是助人善举，并不产生其他邪想。而道友念念不放，正说明他尚未达到坦山那种一任真性的境界。

临 终 通 知

坦山临终时写了六十张明信片，让侍者寄出去，然后安详地逝去。

那六十张明信片上写道：

拙者即刻临终，特此通知。

坦山于七月二十七日

●坦山视死亡为寻常之事，通知一声，便溘然离去，真正是赤条条一物不带去，无忧无惧无憾。这是一种彻悟了生死意义的觉者的死。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朴素的宁静，伟大的安详。只有有了问心无愧的人生，才能有这样宁静安详的死亡。

峨山 日本禅师。生活于日本明治时代，为滴水禅师法嗣。

距佛不远

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在拜访峨山的时候问道：“你读过基督教的圣经吗？”

“没有，试读给我听听，”峨山答道。

学生打开圣经，翻到“马太福音”，挑了数节读道：“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田野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织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所戴的，还不如这一朵花哩！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！”

峨山听了说道：“说这话的人，不论他是谁，我认为他是个已有所悟的人。”

学生继续读道：“求则得之，寻则见之，叩

则开之。因为，不论何人，皆可求得，寻见，叩开。”

峨山听了说道：“很好。说这话的人，不论是谁，我认为他是一个已距成佛不远的人。”

●无论基督教，还是佛教，其中都有很多睿智的哲理。觉者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相互沟通的共识。你要丰富自己吗？那就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吧。

禅师和军人

某次，一队军人从事演习战，他们把队部设在峨山禅师的庙中。

峨山对他的厨司说道：“让那些军官吃跟我们一样简单的饭食。”

这使军官们颇为愤怒，因为他们一向受

到非常特殊的待遇。其中的一位跑来对峨山禅师说道：“你把我们当什么人？我们是拼命保国的战士。为什么不好好对待我们？”

峨山严肃地答道：“你把我们当什么人？我们是人类的战士，不惜头颅脑髓要救度一切有情众生！”

●峨山的答话，表明了禅师们积极的入世精神、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和为人类而工作的崇高志向。这是禅宗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只管睡去

滴水禅师死前三日，峨山随侍床侧。他早选定峨山做为他的衣钵继承人了。

当时刚有一座庙宇焚毁不久，而峨山正忙着予以重建。因此滴水问他：“庙宇建好后

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等你病好了请你去说法，”峨山答道。

“假如我活不到那一天呢？”

“我们可请别人。”峨山答道。

“假如你找不到人呢？”滴水问。

峨山大声答道：“不要问这些无谓的问题了。只管睡去吧！”

●禅宗视生死为自然之事。认为生就应该切切实实地生，死，就坦坦然然地死。生时不忧惧死，死时也不留恋生。滴水临终，考查峨山，看他是否了悟生死真谛。而峨山的回答表明，他是悟得生死真谛的。的确，人死了，还为那些无谓的问题费神，不是太没意义了吗？死就死吧，“只管睡去”，相信活着的人会把世界上的事情做好的。



(桃水与乞丐) 桃水

桃水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十七世纪，曾住持多座寺院，后离开寺院，与乞丐一起生活。老年时，在京都靠编草鞋卖钱度日。

桃水与乞丐

桃水是名闻遐迩的一位禅师，在他住持禅院时，许多人投在他的门下。这天，他突然宣布，他将辞去教席，并劝学徒们散去各奔前程。此后，谁也没有再发现过他的行踪。

三年后，他的一位门人发现他在东京的一座桥下，与一些乞丐生活在一起，这位门人立即恳求桃水给他开示。

“如果你能像我一样过上两天的时间，我也许可以教你，”桃水答道。

于是，这名学生与桃水一起过起了乞丐生活。第一天，与乞丐们一样乞讨，一块儿吃

饭，睡觉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。

第二天，乞丐群中死了一人。桃水在半夜时分让这位学生和他一道将尸体搬到山边埋了，事完之后，仍然回到桥下他们的寄身之处。

桃水倒身便睡，一直睡到天亮，但他这位学生却始终未能入眠。

天明之后，桃水对他说道：“我们今天不必出去乞食了。我们那位死了的同伴还剩下一些吃的。”说完，便自己一边吃，一边招呼学生吃，然而这位学生却是一口也吞咽不下。

桃水叹道：“我曾说你无法跟我学习，走你的路去吧，不要再烦我了！”

●桃水离开寺院，甘愿去过乞丐生活，大概是想更深入地贴近底层，实践他普度众生的理想吧。他与乞丐在一起，没有丝毫的自责

自高心理，完完全全与这种别人看来只是低贱的生活打成了一片。而他的那位学生，却心中仍摆不脱对乞丐的嫌恶和轻蔑，这正说明，他与佛距离甚远。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皆可成佛，乞丐也不例外。这里体现了桃水的平等的意识。

桃水敬佛

桃水渐渐老了，每天奔波乞食有些力不从心。他便学会了用饭做醋的手艺，以此来谋生。

这天，他的一位朋友给了他一张佛像。他将这张佛像挂在茅屋的墙上，并在它的旁边贴了一张纸，上面写道：

“如来佛：我的茅舍颇窄，就请你这位过客在此暂居一会儿吧。但不要以为，我是因为

有求于你，要你帮助我来世生于你的天国才这样做的呀！”

●敬佛不是为了死后好进天堂，敬佛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安贫乐道，自食其力的信念。桃水禅师的行为与那些怀着自私的念头拜佛求神的人，真是有着天渊之别。

滴水和尚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十九世纪，受法于仪山禅师，住京都天龙寺。

一 滴 水

仪山禅师这天洗澡，因水太热，叫他的一个年轻弟子提桶冷水，冲凉一些。

这位弟子奉命提了水来，将热水冲凉了，便把剩下的水泼在地上。

仪山见了，便骂道：“笨蛋！你凭什么要浪费寺里的一滴水？大小事物各有用处，应该善加利用。即使是一滴水，给树树也喜欢，水也活着。何不拿去浇浇花草？”

听到这里，这位年轻的弟子竟然因此开悟了，于是将他的法号改为“滴水”。老年时他作偈诗道：“曹源一滴水，济心七十年，受用不尽，盖地盖天。”

●每一滴水看来很小，但大海就是一滴一滴的水组成的，圆融无碍。失去了一滴水，大海也会渐渐干涸。人的善念也是这样一滴一滴形成的。珍惜每一滴水，让它们各尽所能，世界就会完美起来。

良宽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。

小偷与月亮

良宽禅师居住在山脚下的一座小茅棚中。一天晚上，小偷光顾他的茅庐，结果发现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一偷。

良宽从外面回来，碰见了这位老兄。“你也许是跋涉长途而来，”他对小偷说道：“不该空手而回。请把我身上的衣服当礼物拿去吧。”

小偷不知所措，大概是太穷了，便拿了衣服溜走了。

良宽赤着身子坐在石上看月。“可怜的家伙，”他在心里沉吟道，“可惜我不能把这美丽的月亮也送给他！”

夜色退去，天渐渐亮了。禅师突然发现昨夜赠给小偷的那件衣服，竟被折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在门外。

良宽不由欣喜地自语：“我真的送了一轮明月给他了！”

●禅师用自己的慈悲心肠，济世精神感化了小偷。他送给小偷的，不仅是一件衣服，还有一轮明月。这明月就是善念，就是觉悟正道。唯有自己心中有明月，清彻晶莹的月光才能照彻他人的心。

良宽劝善

良宽有一个外甥，经常把钱花在一名妓女身上。由于这位外甥已经接管家产，亲友唯恐被他荡尽，就要良宽采取行动，予以制止。

良宽走很远的一段路去看他的外甥；他已多年没见过外甥了。这位外甥似乎很高兴与他的舅父相聚，特地留他过夜。

良宽坐禅坐了一夜，次晨离去时对外甥说道：“我想我是老了，两手直发抖，可否帮忙把草鞋系上？”

外甥欣然助了他一臂之力。

“谢谢你了，”良宽说道，“你看，人老了就一天衰似一天。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啊！”他说完这话掉头就走，对于那位妓女的事一字未提。但就从那天早晨以后，他的外甥再也不花天酒地去浪荡了。

●人生一世，是非常珍贵的因缘相合。人不能虚度一生，更不能把宝贵的生命耗费在花天酒地的庸俗生活中。如果那样，到了老年回首往事时，就会悔恨不已。



(洪川写字) 洪川

洪川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十九世纪。

洪川写字

京都黄蘗寺的山门上，有“第一义谛”四个大字。这是洪川禅师当年写就的书法珍品。

当年洪川写这四个字的时候，他的一位性格坦率的弟子不知为他磨了多少墨汁，但也作了不少批评。

“这幅写的不好，”洪川写了第一幅后，他批评道。

“这一幅呢？”

“比第一幅还差，”这位弟子又说道。

洪川耐着性子一连写了八十四幅“第一义谛”，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赞许。

最后，在他这位弟子走出去的片刻之间，他心想：“这下我可避开他那锐利的眼光了。”

于是，在心无所羁的情况下，自自在在地挥就了“第一义谛”四个大字。

他的弟子回来看了说道：“神品！”

●心无所羁，便能挥洒自如。心有挂碍，便会缩手缩脚。人生世上，当有洪川这种写字时的大自在。“让别人去说吧，走自己的路！”

山冈铁舟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十九世纪。喜以剑论禅，与高桥泥舟、胜海舟为幕府末期的著名“三枪手”。

“一切皆空”

山冈铁舟到处参访名师。一天，他见了相国寺的独园和尚。

为了表示他的悟境，他颇为得意地对独园说道：“心、佛，以及众生，三者皆空。现象的真性是空。无悟、无迷、无圣、无凡、无施、无受。”

当时独园正在抽烟，未曾答腔。他突然举起烟管将山冈打了一下，使得这位年轻的禅者至为愤怒。

“一切皆空，”独园问道，“哪儿来这么大的脾气？”

●苏轼也有过类似遭遇。他曾作一诗，讲自己已悟正道，世间的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这八风都吹不动他。一禅师见到苏轼的诗后，批道：“放屁。”苏轼大怒，过江来找禅师理论。禅师笑道：“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。”可见，人如果修养没有到真境界，任何一个小小的考验面前，都会露出破绽来的。

以剑论禅

一位僧人来向山冈铁舟禅师请教临济宗的禅义。山冈铁舟再三推辞，但经不住僧人苦苦请求，便答应了他。

他把僧人带到练剑场，与僧人练剑。剑光闪闪，直练得大汗淋漓。练过剑后，山冈铁舟给僧人倒茶。

僧人问：“剑已练完，请禅师讲说禅义吧。”山冈铁舟说：“我已讲过了呀，难道你没领会？”

看那僧人发楞的样子，山冈铁舟便解释说：“我是剑客，只会以剑论禅，而不会纸上谈禅。你如果不能从练剑中领会禅义，那我也就无能为力了。”

●禅是智慧的结晶，是对生动的自然律动的领悟。有心之人，将从舞剑、挑水、砍柴中，领悟其中的禅的妙义。僧人不懂此，只知从纸上、口头上领悟禅义。这样的纸上谈禅，只能误己误人。

得庵学剑

这天，一位叫鸟尾得庵的先生来拜访山

冈铁舟，说：“我虽入军籍，但剑术还不行。先生的剑术天下闻名，请您传授我一点绝招吧。”

铁舟说：“要学绝招，你最好到观音像前去学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得庵来见铁舟，说：“我从您的教诲，参拜了浅草寺观音像，在那里我接受了天下无敌的剑术，今天特来致谢！”

——在浅草寺大厅的墙上，有“施无畏”几个大字，得庵正是看到它才豁然大悟的。

●剑是人掌握的；只有“人”无畏，“剑”才会无畏。有了置生死于度外，万事俱无碍于心的悟境，剑也就有了灵魂。这样的剑，维护正义，削除邪恶，砍于当砍之处，收于当收之时，便能无敌于天下了。

仙崖和尚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。

禅师的祝福

一位富人请仙崖禅师为他的家族永远兴旺写些祝语，以便作为传家之宝而代代相传下去。

仙崖展开一大张纸，写道：“父死，子死，孙死。”

那位富人看了不禁发起火来，说道：“我是请你写些祝福我家世代幸福的话！你怎么开起这种玩笑来？”

“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”仙崖解释说，“假如你的儿子在你前面死，你将十分悲痛。假如你的孙子在你儿子前面死，那你和你的儿子都悲痛欲绝。假如你家的人一代一代地照我

所写的次序死，那就叫做享尽天年。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兴旺。”

●人如能依照自然规律过完一生，即是安享天年的幸福。禅师只是实话实说，他并不为了讨好富人便假意奉迎，写些不着边际，实际上是瞞哄对方的大话、套话、假话。富人发火，正是内心愚痴的表现。这故事讲的道理十分浅近明白，但到了实际生活中，我们会不会又犯糊涂，只爱听恭维话而不爱听实话呢？——真是很难说。

夜游学僧

仙崖禅师门下有一位年青的学僧，经常在夜里起身，爬过院墙到外面去游乐。

一天夜里，仙崖到宿舍去察看，发现那位

学僧不见了，后来又在院子里面看到了他爬墙所用的高脚凳子。于是他将那个凳子挪开，他自己则端坐在原来放凳子的地方。

学僧游罢归来，翻上墙头，伸脚往下踩凳子，结果一脚踏在了仙崖的脑袋上面。他觉得有些异常，赶紧跳下地来，定睛一看，不觉大吃一惊。

仙崖说道：“清晨气候很冷，小心不要着了凉。”

自此以后，这名学僧再也不去夜游了。

●禅师的批评是委婉的，又是极有效的。他这样做，正是为了让学僧自己去反省过失。只有学僧自己知道错了，才能根除恶习。禅师以身代凳，关照学僧“不要着凉”，这是何等的慈悲心肠。如此与人为善地批评帮助对方，对方多半是会接受的。

仙崖过关

一次，仙崖经过箱根关。当时关口的守卫严守一条禁令：不许女尼入关。

守卫看仙崖长相清秀，误以为他是女尼，坚决不让他进入。仙崖便坦然地解开衣服，大声喝道：“是男是女，看看本物便知。”

守卫目瞪口呆，仙崖和尚哈哈大笑走入关内。

●禅宗主张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就是要人去掉一切虚伪的矫饰，保持纯真质朴的本来面目。仙崖不受世俗礼法所拘，以赤条条本来面目坦然过关。生活中，又有多少“关口”？能以自然纯真本来面目坦然对待，“关口”也就成为坦途了。否则，不但难以过“关”，还会

自己给自己设下不少“关口”，使得人生的步履拘谨难行。

采果敬客

一天，一位客人来拜访仙崖和尚。仙崖说：“请稍坐片刻，我去给您弄点美味来。”

仙崖走了。客人等啊等啊，直到太阳快落山时还没回来。客人不知仙崖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想走又不敢走，只好耐心等待。

天黑了，仙崖才气喘吁吁地回来了。他拿出十几个野山果，说：“几年前我曾在一座山上采到过这种山果，味道极好。今天我又去了，终于采到了，请您品尝品尝吧。”

说完，便高高兴兴地给客人敬果子，客人吃了，觉得这果子可真是别有“滋味”啊！

●仙崖的举止在常人看来近似迂，近似痴：让客人干等一天，自己却去遥远的地方采山果。回来了，高高兴兴，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歉意。而这正是仙崖极真诚的表现，没有世俗的客套、应酬、敷衍，有的只是孩童般的真诚。这才是人的本来面目呀。

仙崖劝架

有一天，仙崖在街上走，看见有一对年轻夫妇在打架。男的打女的，女的哭喊道：“你杀了我吧！我不活了！”

仙崖便接口说：“死了好！死了好！死了我好为你超度！”

夫妇二人听了这话，吃了一惊，也不打了，也不吵了。

仙崖问明打架原因，原来是女的早上做

饭把饭煮糊了，男的一生气，便动了手。

仙崖听了一笑，便做了一首偈诗给夫妇二人：

“富山白雪朝日融，

今朝米饭煮即融，

夫妻吵架睡即融。”

●人常常为一点妄念迷心，便生出嗔怒烦恼。细究起来，不过是饭煮糊了一类的小事。仙崖劝架，旨在让人凡事往开处想，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。富士山上的白雪，太阳一出就融化了。饭煮糊了，再煮新饭就是了。“天上下雨地上流，小两口打架不记仇”，夫妻之间也没必要为一点琐事便大动肝火。凡事想开了，就能化解矛盾，使生活变得和谐融洽。

安积良斋 日本近代学者，生活于明治维新时代。

床 头 女 像

在安积良斋的床头，无论何时都挂着一位女人的相片，还随时在相片下供献珍奇果品。这里面有一段有趣的因缘：

安积年轻时，娶了一位妻子。安积因幼年出天花，面貌变得非常丑陋，疤痕满脸，像个怪物。那女人嫌他面目丑恶，忍受不了，终于和他离婚了。

后来他又娶了一位女人，那女人也忍受不了他的丑陋，离他而去。

安积对镜长叹，痛苦万分。但有一天，他突然明白了，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心灵。身体的缺陷无法改变，但心灵是可以锻炼的。

于是他奋发努力，琢磨心志。后来拜在当

时大学者佐藤一斋门下，以坚忍的毅力，刻苦用功，终于成为当时第一流大学者。

他把这一切，归功于那因嫌恶她而离他远去的女人。他想：“如果当初女人不嫌弃我，就不可能促使我奋发，我不能忘记她的大恩。”

于是他把女人的画像挂在床头，以表报答之意。

●德国大文学家歌德曾有句名言：“有时，一个人受到厄运的可怕打击，不管这厄运是来自公众或个人，倒可能是件好事。”安积良斋可谓受尽了厄运的打击。但他在某天顿悟后，便将厄运作为鼓励自己的磨石，结果成为第一流的学者。他感恩于那位女人，实际上是感恩于生活对他的锻炼。

宗旦 日本禅师，为千利休的二传弟子，生活于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上半叶。

宗旦惜花

一次，一名山僧将一枝白色的山茶花交给宗旦禅师门下的一位小和尚，让他转交宗旦。谁知小和尚手脚毛糙，把花儿弄坏了，花瓣散了一地。小和尚十分惶恐。这时宗旦禅师看到了，便让小和尚先去忙别的，他自己来处理这事。

等到小和尚忙完别的，到禅师房中来给宗旦倒茶时，就见那光秃秃的花枝插在瓶中，而在瓶前，整整齐齐地摆着白色的落花。

这片片落花甚至显得比花在枝上更加生意盎然。

●什么是禅心？对世间真善美常怀一颗慈悲爱惜之心，就是禅心。花瓣散落，看来美被破坏了，但经过禅师的惜花之手，花枝又恢复了它的美，甚至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。禅就是这样，运用慈悲与智慧，为世界为人类奉献着美。



(悟由敲钟) 森田悟由

森田悟由 日本禅师，生活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，曾任永平寺贯首二十五年。

悟由敲钟

一天，奕堂和尚听到寺内晨钟宏亮，令人心清意爽，便问身边僧人：“谁在敲钟？”

僧人答：“是新入寺的小和尚悟由。”

奕堂于是把悟由叫来，问道：“你今天敲钟时，感觉如何？”

悟由答：“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用心敲就是了。”

奕堂说：“钟声告诉我你感觉不同平常，钟声清亮，难得一闻呀。”

悟由便说道：“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只是我敬钟为佛，虔诚谨慎，专心致志，这样来敲它罢了。”

奕堂心中称许小和尚悟由的感悟，并训诫道：“终生处万事，勿忘今朝心。”

●常言道：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”有人把敲钟只看作寻常惯例，钟是钟，我是我，这样敲钟，钟声也毫无生气意绪。而悟由则视钟为佛，视钟为己心，钟与我，浑然一体，钟声即是自己心声的自然流露，这样敲钟，钟声便也有了生命。人生一世，须全身心投入。投入地爱一次，投入地笑一次，投入地活一回，那你就能领略到其中的禅意和诗意了。

“没把握”

平日，如有人问悟由禅师什么事，禅师都只回答：“没把握。”人们总想让他说出另外的话，但始终得不到。这件事传到明治维新的元

勋伊藤博文耳中，伊藤便也来参拜禅师。

伊藤说：“禅宗讲‘立生死岩头，方得大自在’。我也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，不知您对此有何见教？”

悟由禅师这次没说“没把握”，而是张开慧眼，说了一句：“人总讲自己过去的经历是不成的。”

伊藤闻之，心中一动，低头惊叹道：“我今日参到了活禅！”

●佛门讲：“天地开初，一切现成。”所谓开天辟地之初，就是眼前、现在、这一瞬间。离开了眼前、现在、这一瞬间，佛也无、禅也无。过去已成为过去，信守真理、探寻真理，须从“现在”入手。修行之事，不是一劳永逸的。要获大自在，就要时时禅悟，这样才能日日新，年年新，永远拥有大自在的新我之人。

后 记

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，产生了中国禅宗。从唐宋时开始，禅宗便远播至朝鲜和日本，在本世纪初，又由日本学者传至欧美，遂使禅学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一门显学。

本书作为“觉者之路”丛书的第三本，除收入了玄觉、惟政、普化、从展、深禅师等近 50 位中国唐、五代禅师的故事外，还收入了一休、白隐、坦山等近 20 位日本禅僧的故事。

禅揭示的人生真理，平凡而深刻，它的缺陷和它的高妙之处都十分令人瞩目，值得后人去批判地继承。

佛经中有一故事，讲天神自空中雨花，赞叹须菩提尊者无言的智慧。本书所收的，均可称为觉者的智慧故事，五彩纷呈，故定名为《空中雨花》。